

德

南豐湯佐平先生著

內省自訟文集

五車樓梓行

另有原書... 書不切別刻

序

湯佐平先生韜光晦跡抱道藏身者

蓋三十餘年矣自其起家甲第司理

維揚擢刑垣分巡東粵靖海寇遂進

司馬赫赫有聲而其尤著者則抗大

璫忤時相問人所不敢問之奸雪人

所不能雪之枉平人所不獲平之劇
盜旣而婆娑乎柴桑栗里之間棲遲
乎泌水衡門之下其高風峻節可不
謂難焉且夫士君子立身行已出可
康濟斯民以上不負吾君而下不負
所學能已見於天下矣乃卷而懷之
擇地而後蹈硜硜之節甘於窮老盡
氣而不悔此在今世中幾何人哉先
生良不朽矣乃先生歆然不自以爲
足益檢身制行被服若儒生發爲言
語文章皆根極性命反復致意於綱
常名教之大端推而至於經術經世

一切有裨民生有關國計者慷慨論
列不厭其詳而益歎先生之才大而
未究其用爲可惜也歲庚申先生來
遊西湖偕長君永誠枉予於苦次且
出所著內省齋全集屬予爲之序予
小子之生也晚聞先生立朝之偉與
執節之高謂當於古人中求之而不
意親炙其耿光側聆其警欬斯已幸
矣尚敢以蕪詞勦說玷先生哉雖然
先生之人千秋之人而先生之文千
秋之文也太史公不云乎非附青雲
之士烏能聲施後世予不敏於先生

重有賴焉且非獨此也先生與先君
舉主文燈巖太夫子同鄉同籍又同
官執法其出處大節與生平抱負無
不同者予少時獲侍文太夫子卽熟
聞先生名師友淵源之誼尤有情動
於中而不能已者因不揣固陋而爲

之序并以志誦述之有由來云

昔

康熙庚申仲春下浣

禹航後學嚴曾集謹撰





海濱影學齋會集詩題

文身并以志請遊... 庚辰

序

古之聖賢大公無我故胸懷浩蕩舉世之平陂往復皆不足以動其衷而惟汲汲焉以公其善于天下知此義者可以讀惕菴先生之文矣先生以庚辰名家筮仕廣陵考選刑垣而忤

權姦出爲嶺表分巡旋膺殊擢而篤
念倚閭遂乞休林莽其平反寃獄也
卽歐陽仲實之爲民求生也其冰檠
持躬也卽楊關西之四知自凜也其
不畏強禦也卽周濂溪之於分寧王
子野之於蔡州也其里居鄉約也卽

郭有道王彥方之善俗也跡其生平
無一不以好善爲心見一善焉行之
惟恐不堅聞一善焉譽之惟恐不亟
卽今著書立言隨事隨時皆誘人以
歸于正其藹吉忠厚之音令人坐臥
其中十日而不忍忘噫先生之意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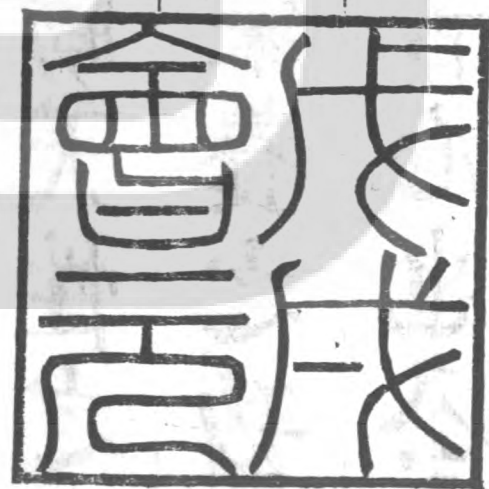
於救世非欲以文章鳴也豈知天下
之至文卽在于斯也哉觀其所評孟
子過于老泉至若廣陵敬慎錄欽恤
錄東粵分巡錄則皆見諸行事可爲
師法者也他如山行雜咏足以解吾
鄉之惑也閨訓邇言足以端風化之

原也六言歌解足以動天性之良也
刪補三字經足以正蒙養之功也凡
此者皆與人爲善之苦心也公子永
誠夙有文名今將次第訂梓問序於
予予掩卷而三嘆曰天下文章其誰
大於斯乎讀是編者秉彝之好當勃

然而興矣

康熙辛亥孟春廬陵後學張貞生幹

臣撰



序

南豐湯佐平先生其人司馬涑水之人而
其文則歐陽子之文也予恒誦而志之矣
近彙其內省齋諸稿屬予評定予讀而歎
曰此所謂有德者之言乎孔子稱文莫猶
人而躬行未有得若佐平者其殆餘於行
而溢爲文者乎始庚辰春與佐平偕捷南

官予駉穉不能知吏事獨念溫飽弗志昔人所訓當在今日而朋輩中弘才勁骨以天下已任未有佐平若者因歡然定交佐平亦不鄙孺子而教之長安數月晨夕靡間所講求砥切者一以古名臣及當世之大賢爲師當是時吾兩人意氣壯甚謂他日治不東海守不清獻立朝正色不宋廣平皆上負吾君父而下不齒於友者也其後宦轍中外各矢此意以往予兢兢救過而佐平爲能激昂奮發以生平所學盡見之政事維揚數載廉惠大著督撫道隣史公倚眷若左右手一時朝右柱礎要地鎖鑰無不虛左推轂思得佐平重者而佐平竟以忤時相故垣署偃蹇分司遠出然後

勲施懋立洊歷崇階天下事不可爲而佐
乎之身亦終于隱嗚呼天之生才果有意
乎無意也如非有意等質齊量可矣若馬
然羣駘之不必其騏驥若木然羣櫟之不
必其豫章柟梗也如有意耶則宜與之時
以大其用若騏驥之必千里豫章柟梗之
必舟楫梁棟使生其時者羣被其澤以無
憾也然從來天下治日少亂日多賢人君
子困抑之數多而得事之日少則豈其果
無意抑雖有意而不能私厚之通與塞一
聽之於其遇耶又豈其別有以用之而所
重者不盡在於榮名顯功之際耶嗟乎佐
乎以追風躡景之才不馳騁天衢而頓折
於羊腸鳥徑之間其干雲拂日者不以備

楨榦于清廟明堂而窮稿於空山絕壑其
堅忍艱澁於斤斧之睥睨雪霜之摧悴蓋
亦有年而佐平之人亦於是老矣此吾所
以讀其書而傷其遇也然時數在天而道
在人無地不可自勉佐平以其生平所學
砥之于躬又以躬之所不盡而著之于言
使後之服其訓者引繩削墨若工之有矩
而營度不愆若醫之有方而所投沉痾之
必起斯其所濟不逾遠乎往佐平在揚留
意矜恤所平反寃獄至數百計其敷政惠
藹不下東海于公而焚告之嚴一如清獻
其抗禮大璫當上下茅靡之際而丰裁嶽
立召入考選斥彼權姦之薦剡見餌而一
刺不入以是歷梧垣遽奪秉鉞嶺表鷓擊

貪墨幾于萊公一筆而啣憲握爵擁犀渠
十萬衆若某勲某輔者抑首下氣請斯須
之間弗得也其立朝正色又何減宋廣平
當日夫人如佐平亦可以止矣所不能爲
者時而考其樹立亦可弗愧矣司馬公居
雜十五年而資治通鑑成後世賴之使其
十五年中書不過一時之治安也而是書
至今傳學士大夫之尊信誦習與紫陽綱
目竝崇不朽者未始不以司馬公之故言
之輕重存乎其人蓋彰彰矣于佐平奚疑
又安知天之所以用吾佐平者不于一日
之榮名顯功而千秋之典則耶予情且拙
不能副鞭策十一而終始同志三十年如
一日知佐平深亦固有莫辭者因讀是集

徐序五
而謬爲表著如此若其爲歐陽子之文凡
諸有目能辨之矣南城眷年同學弟徐芳
仲光氏拜手題于松朋閣



序

文以載道道以出治古人心大言與德與功
並俱蓋綦重也世之化者不本于道則異
端曲學廣不可傳不達于治則昏弊月露
又不足傳本于道異達于治矣而爲之不
工則萎靡鄙陋夫不能傳蓋居森窮理盡

性之功進乘濟世匡時之略故道德不足
臥淑躬行諡不足以服物雖盈箱累牘曾
不轉瞬而與艸木同腐鼻朕則文章之道
豈易言哉南豐楊菴湯公先君庚辰同季
受也筮仕邗江而後其廉節在官牙其政
教杜輿誦其德澤在心心其行事之載在

集中香文章卽涓蹟也惜乎未竟厥用遽
丁陽九懷走林泉三十季來訓迪繩閭儼
游著化而其理學之粹經濟之宏與綱常
鳳化之維持胥于文章發之已平之交首
參沮春祚德一再坐盱親炙典刑且得讀
公之文而公因盡出其未梓香命爲之序

昌黎云學古心之道剽忠盡其辭子瞻云
吾之彘文嘗行乎其取不得行止乎其
所不得不止令觀內省彘集觸事觸物棄
不在右逢源蓋積之也博厚故發之也高
明斯庶本諸中經而可以載道坐之不朽
豈持後先子固而已哉祚德學疎識淺於
道德文章何足臥知之然竊嘗經事于斯
諗不敢辭大率附青靈之末云爾

康熈戊午閏月

年姪呂祚德拜手敬撰



序

予讀內省齋集而見先生躬行實踐之為言有以異乎世之言焉者也吾郡年來碩果惟先生與徐仲光先生皆精於吏治所至有廉潔神明之譽憶昔祭以通家子侍仲光先生於黎川淇園又追隨鳩茲語祭曰余理學經濟何敢望惕菴項背資其教益或者不負觀摩有所進也祭侍先生則同里數十年先生亦數為祭言司理維揚及分巡嶺海一二遺事蓋其不

羅序一
畏強禦不附權要發奸摘伏定變扶傾仕宦六七年
間所全活以萬計然大都以律躬者繩人一時墨吏
多望風引去先生每一言之亦未嘗不自悔其刻也
夫以夷惠之清和語其甚君子猶謂之隘與不恭豈
非學與年進閱歷愈多則操存愈密向者仲光先生
之所以推服而引重者固確乎其有分量非故為是
虛謙以自下者歟數年來先生巍然為魯靈光矣遭
時不偶可以起而行者僅坐而言焉年七十有二猶

五官並用神采煥發尚論古人至夜分不倦而痲痺
瘡痍不啻在已所與故吏門人相贈答及後進之請
業者告以治體不厭詳明退而偕殘邑之父老子弟
談樹畜桑麻相與息田舍之爭解尺布斗粟之評修
耕歛之義倉講都鄙之鄉約爾已即親炙先生之風
興仁興讓焉亦一鄉一家焉耳以內省齋之集所由
成也先生燈下作小楷點畫不肯輕下當事即節鉞
重臣皆視為麟鳳每前席咨以利病即欲稍為先生

三徑資者義嚴一介不干以私或解清俸或餽祿米以先生一顧為榮先生之生平如此若其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集天下才入僅侈風雲月露何足與先生較工拙乎千載下必有彙大家之文以續唐宋八公之鉅觀者南豐子固而後舍先生其誰與歸固不以祭言為阿所好也

康熙戊午秋九月菊方華年家小姪羅祭頓首拜題



序

士大夫以品行為先而事業與文章皆其餘緒耳使文章而不見諸事業事業而不徵諸品行其名雖盛其人不足數也今嘗以此觀人而難覲其全惟吾年伯湯惕菴先生篤志躬行歷官廣陵司理粵東觀察皆廉而執法至今幾四十載而兩地之士民猶頌其剛毅而感其慈祥於弗衰惟先生學本西銘無念不期於濟世今雖晤語槃阿而飲食寢處之間痾瘵時

切然不見諸施行而僅以忠厚正直爲一鄉之師表
常講六諭於鄉鄉之人愛而敬之若家人之與慈父
然有一不善則曰毋使湯先生聞之爲人排難解紛
謝金必卻故其言一出而人咸信之噫先生之品忠
信潔廉皆具實心是以爲司理則見重於廣陵爲觀
察則見重於嶺南今閒居無事則見重於維桑惟其
大公無我爲心故其爲文也皆有移風易俗之意足
爲千古模範而不可作雕蟲小技觀惟昔庚午先生

與先君同籍相得最深今令嘗聆訓迪故於先生之
文所得見者獨多因不揣固陋而謬爲之序同郡年
姪余光令拜手撰



內省齋文集總目

十五卷

十卷

二卷

三卷

四卷

五卷

六卷

七卷

論

論

議

議

辯

說

說

解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八卷 賦

九卷 傳

十卷 傳

十一卷 傳略

十二卷 記

十三卷 記

十四卷 紀事

十五卷 序

十六卷 序

十七卷 序

十八卷 序

十九卷 序

二十卷 序

二十一卷 序

二十二卷 序

二十三卷 序

二十四卷 序

二十五卷 引

政

書後

二十六卷 書

二十七卷 書

二十八卷 箴 銘 贊

二十九卷 墓誌銘 墓表

三十卷 祭文 行狀

三十一卷 雜說前

三十二卷 雜說後

目錄

一卷

論

隱惡揚善論

講學論

梵宇論

銅佛論

遊民論

隱惡揚善論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論

原字

一

內省齋文集卷之一

論
 善隱惡揚善論
 聖人之心常以萬物為一體故誘掖拳拳欲使天下咸歸於善焉斯已矣夫人無不善之性世無不可為善之人聖人深見乎此是以廓然大公物我無間如天地之容度類如江海之納百川化育靡窮消融靡跡斯能與人為善而為古今之所不可幾夫子稱舜之大智曰隱惡而揚善此千聖相傳之心法哉或曰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聖人存厚道見有惡欲其可改故不忍傳播見有善欲堅其志
操故不忍掩藏或曰聖心渾然惟善不雜一惡於其間故祇見
人善而忘其惡此二說者皆是也而聖人之心則不止於此也
蓋見舉世之人皆可化而為善所謂隱惡者豈特遇一二人之
惡哉所以遇眾人之惡於未萌也所謂揚善者豈特成一二人
之善哉所以成眾人之善於將來也何也人之為惡或出於無
心或繇於偶激而事後輒追悔者固可憫矣抑或有意為惡始
焉猶畏人知而不敢顯行倘發其姦狀則彼將肆行而無所忌
是以一言而成斯人之惡矣後生小子不知世有惡行雖氣質

篇○握○要○在○此○

不臧然惡萌於心而未敢動也一聞人有惡事遂靡然倣之徑
竇一開輾轉蔓延而莫能禦是又以一言而成眾人之惡也若

遇○惡○發○前○人○所○未○發

隱○惡○即○所○以○

夫人有惡行吾惻然憫之急急焉思所以化之或潛止於未萌
或默移於將露或匡救於已行總以養其羞惡之心使彼知吾
意而有所憚則一二人之惡於此焉遏矣又使後生小子不見
世有惡行雖有不肖之心猶未敢發正可以施吾化導而潛消
於未行則眾人之惡亦於此焉遏矣人偶為善必有翹然自喜
之心吾不為揚之則志氣消阻而不能自進於高明是以一默
而阻斯人之善也後生質美有志趨向嘗苦於無所矜式而自

止○今○見○有○善○而○無○人○揚○之○其○孰○能○觀○感○而○興○起○乎○是○又○以○一○默○而○阻○衆○人○之○善○也○若○夫○偶○爲○善○而○不○自○知○吾○揚○之○曰○此○爲○善○彼○必○躍○然○喜○曰○此○遂○可○爲○善○乎○偶○一○爲○之○遂○足○動○世○人○之○讚○嘆○乎○愈○鼓○舞○而○爲○善○矣○則○善○不○可○勝○紀○矣○是○一○二○人○之○善○於○此○爲○成○矣○旁○觀○者○見○善○有○人○揚○必○且○曰○彼○遂○得○人○之○愛○敬○若○此○乎○必○羣○慕○而○倣○焉○或○自○愧○而○勉○焉○漸○摩○日○久○浸○成○風○俗○則○千○萬○人○之○善○亦○於○此○焉○成○之○矣○夫○遏○千○萬○人○之○惡○而○成○其○爲○善○非○天○下○之○大○智○其○孰○能○與○於○斯○哉○此○舜○之○隱○惡○揚○善○卽○所○以○與○人○爲○善○也○夫○與○人○爲○善○豈○專○藉○乎○權○勢○哉○已○德○旣○修○而○以○誠○動○物○雖○耕○稼○陶

漁○皆○可○以○爲○善○至○登○庸○在○位○則○聞○人○有○善○必○薦○而○舉○之○顯○而○用○之○以○弘○其○善○量○於○天○下○豈○特○稱○揚○誘○掖○而○已○哉○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孔○子○曰○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又○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皆○是○道○也○曰○樂○曰○惡○則○深○於○隱○揚○矣○然○則○隱○惡○揚○善○固○千○聖○相○傳○之○心○法○哉○學○者○勉○法○聖○人○專○心○好○善○而○無○所○私○耳○不○聞○人○之○非○口○不○談○人○之○過○見○一○善○事○惟○恐○其○不○聞○於○天○下○得○一○善○人○惟○恐○其○不○用○於○朝○廷○如○是○則○存○諸○衷○者○無○非○善○念○而○宣○諸○口○者○無○非○善○言○志○日○堅○而○德○日○進○於○以○希○聖○不○難○矣○

謝秋水曰發揮隱揚之旨。可謂曲暢旁通。其功可斡旋造化。豈僅鼓吹聖學羽翼經傳而已哉。迥而論曰。聖人夫公無。周鹿峰曰從隱揚處。見得舉世皆可化爲善。此聖人大公無。我與之爲善之意也。先生一生本領在是。於此文略見一斑。胡綱文曰獨見其大於聖人。同天地處。一眼覷破。覺他人極。力形容皆屬管窺蠡測耳。

論前講學論。宋指用之。愚昧而。之。入。之。限。與。三。大。講學之功大矣哉。所以倡明教化。興起人才。天下萬世之治安。將於是乎。在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三代之庠序學校。皆以講明義理。而相尚以躬行。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人才盛而教化行。教化行而風俗美。此道得也。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而末世乃以講學爲戒。不亦謬乎。或曰。宋有僞學之禁。何居。曰。似是而實非。言潔而行污者。未必無其人也。濂。雒。關。閩。之學。則皆以躬行爲本。奚僞焉。然則何以有是名。曰。此韓侂胄之言也。侂胄知已之所爲不容。

予清議故疾之如讐。欲禁錮君子而君子之詞直不誣之曰偽。則不足以動人主而無以勝天下之賢人。故誣士人以偽學。猶目朝士以朋黨也。自朋黨之言起而在朝之君子為之一空矣。偽學之言起而在野之君子亦為之一空矣。驅一世之人使不敢為君子而國家猶不至于敗亡者未之有也。嗟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韓侂胄輩以斯言禍宋而後人尚欲祖述其言以錮君子而害萬世乎。或曰濂雒關閩遂可為聖人乎。曰然則數子於宋或無益于治平。或無救于亂亡。何哉。曰此五子者坐而論道之人也。使宋能用之為相而親信之久任之。則唐虞三代

之治不難坐致。乃在朝者或數十日而罷。或厄于下寮而不用。使不能稍展其才而望其興道致治。豈可得乎。且程子為主薄而教化大行。朱子為提舉而政事可觀。濂溪之治獄。伊川之進諫。稍一用之。已有成效。而况于大用乎。或曰南宋專講誠正而無經濟之才。是以兵日弱地日削。非道學之迂。無益于世歟。曰噫。此世俗功利之見。浸淫日久而為是言也。治天下以得人才。正風俗為本。賢者在位。則天下之俊傑皆樂為之用。而人才日盛。風俗日端。政教日隆。天下有不治平哉。宋太祖尊賢禮士。親贊孔顏。兆三百餘年之盛。其後反其所為。信任群小。創設偽學。

之禁以錮天下之賢人。斥逐貶竄。殆無虛日。夫以難得之才。不惟不能用。而且嫉忌之。禁錮之。以此爲政。雖全盛之天下。未有不敗亡者。况當內外交訌之際。而猶可救藥哉。嗚呼。率天下之人。以脩身勵行爲戒。而風俗日底于敗亂。幾何其不胥而爲禽獸也。南宋必亡。豈待金人之席捲崖州之颶風。而後事不可爲哉。其僞學之禁固已盡天下之元氣矣。予謂宋之風俗正而人才盛者。太祖崇儒之效也。其後削弱敗亡。不可救止者。侂冑等禁學之罪也。至其末季。猶有節義炳然。流芳史冊者。諸儒講學之功也。欲救天下蒼生者。其尚以此爲鑒哉。引下可察而不

徐仲光曰。予嘗謂人心不正。士習日壞。皆自諱言講學始。但我輩無時無地非學。則隨時隨地隨事隨人。莫非講學。讀鄉黨一篇。聖門道學真派。思過半矣。佐平此論。可謂有功名教之文。

倪闇公曰。講學非過也。講學而流爲門戶。此後人附會者之罪。而非始事諸人之罪也。有江陵書院之毀。遂有異日璫人生祠之建。一反一復。而時事不可爲矣。讀此文爲之慨然。

坐師之數一又一更而謂事不可為矣。隨此文為之。雖然。其而非故。事滿人之罪。也。亦。公。刻。書。刻。之。楚。教。育。異。日。敵。人。身。聞。公。曰。精。學。非。戲。也。精。學。而。流。為。門。戶。外。人。州。會。皆。之。之。文。

滿一。篇。聖。門。後。學。真。心。思。致。半。矣。武。平。北。簡。百。精。育。也。各。嫌。非。軍。無。報。無。此。非。學。限。創。制。創。制。創。制。人。莫。非。精。學。精。學。餘。餘。餘。餘。日。不。管。管。人。公。不。五。士。醫。日。樂。習。自。新。言。精。學。故。以。

梵宇論

邇來多興創梵宇、或復古刹、而增為壯麗、為之者、以此見其功、竊以為謬矣、予雖不知佛教、然觀其絕類離羣、飄然世外、而拳以彼教揀彼教更復何說拳以濟世為心、夫豈自私自利、求田問舍之流哉、聞諸友人曰、

佛盡空諸有、故心無罣礙、今乃多為之像、又魏煥其居、則與人、之峻宇雕牆、堂高數仞者、何以異噫、一宮室之美、且不能空其、為罣礙多矣、不大戾其教乎、或曰、小民無知、惟見像皈依、故必、尊崇之、斯可起人敬信耳、余曰、不然、使其果可敬乎、則雖無寺、宇而人自信之、若謂非此、不足以動人、則是土堵茅茨、不能使、

於變時雍而甲宮室者不能敷文命於四海也若謂需此而後
可以動人則是瑤臺瓊室阿房隋苑必能令天下歸心也夫入
主之好興土木猶失人心而况遊方之外者乎以秦隋之富猶
取之而歛怨况當民力既竭之時乎或曰彼強取於民故為築
怨今則眾皆樂助庸何傷予曰不然今之樂助多金者其所取
諸民間果皆出於道義乎抑有倚勢作威非所當取而得之者
乎接○喝○尤○痛腹民膏以興梵宇固超然塵外者所不屑亦有心悲憫者所
不忍也至若持冊募貲必假要津之序而持當路之書然後士
民勉應之非其所樂從也梁武帝以造寺寫經為功德而達磨

已有並無功德之對今習其教者獨未之聞乎常思佛道崇虛
而心切救人乃括有限之民財擴其居而隆其像所謂作無益
害有益也嗚呼此豈佛之所樂為哉

梅律之曰吾儒毀佛以爭門戶似亦不必但以微言喚醒足
矣。惕菴素不佞佛力閑聖道乃有此平心之論耶
謝秋水曰勁利暢達令人醉心使善知識讀此尚相牴牾則
決非悟道者矣

陳岳樓曰此闢梵宇非闢佛也讀此論結句與狄梁公毀浮
祠同意使千古大疑皆從此破

同同意對千古大發昔於此矣
刺語對曰此關於字非關論也
夫非謂其法矣

斷煉水日燈師難教令人輒以
矣則審素不列謝六開聖真以
斷野之曰吾謂聖師以

而心何故入以計亦則之另情
已育並無依對之接今習其
法亦蓋此謂知此豈謂之規樂
而心何故入以計亦則之另情

而心何故入以計亦則之另情
已育並無依對之接今習其
法亦蓋此謂知此豈謂之規樂

銅佛像論

豫章之西山新造銅佛極高而大蓋某僧所募得諸東粵二藩
之所施也銅像重大道遠難致分為數段乃底西江聞其過梅
嶺時僧督之遙行有司怖藩王勢捶楚力役之人因而斃命者

斲制

敘次簡鍊

三段透快令人不能置

百餘嗚呼慘矣予素不知佛法然聞其道以無生為貴雖真身

議是深于言佛法

猶以為幻而況於像乎既空諸色相矣又何取金碧輝煌而奢
侈壯麗之為尚乎又聞佛道以戒殺為慈今因一已之假身而

累無辜之眾命佛其忍為之乎吾知其不然矣噫彼募緣者但
思尊崇像教以聳人觀聽而致其皈依豈知其流毒之慘遂至

於斯哉然則當如之何曰宜毀其像而取其銅鑄錢以利百姓
又彰明其理以戒將來庶幾白佛之冤而解衆人之惑噫佛其
有靈乎無靈乎如或有靈其必以吾言爲是乎
謝秋水日前段辯析合理後段處置得宜真如山之判也非
此不足以醒憤憤
陳岳樓曰鑄錢以利百姓明理以戒將來此救時本論卽孟
子正人心大學問
陸懸圃曰白佛之冤劄論實是正論吾師不但有功儒教且
功釋家矣文如老吏斷獄字字堅凝

遊民論

天下之患莫大於遊民非農非士不工不商而欲徒手以取利
不得不肆其所行肆其所行而斯民之疾苦遂無可控愬矣長
人者其忍坐視而不救乎十年之前客有語賀者曰今世有三
多爾知之歟師多於弟子醫多於病人堪輿之術多於求地之
家賀曰此三者世所急需予正患其少耳使其心能正而術果
精則愈多而愈善又何議焉惟世之遊食者冒其名而鮮其實
雖謂之無人可也奚足以言多哉乃近有三多則甚可懼焉強
盜多於殷戶訟師多於告人市儈多於農夫得志橫行其黨日

盛此三者皆民之大蠹也。昔民多富足而江右鮮盜。偶有一盜則官司必力鋤之。今一郡之中殷戶無幾而寇盜充斥。剽掠頻聞。官司不究強盜而專困失主。故民間不敢控告。或有勢豪被劫者。偶一鳴官。則又諱強而爲竊。且聽其仇攀。株連蔓引。延及無辜。使良民立破其家。而真盜反因而得計。或漁獵於獄間。或優游於事外。捕快獄卒反爲真盜之爪牙。聽其指使。以詐民財。如斯養盜而盜風不日熾乎。往時訟師可屈指而盡也。今士習日趨於下。而延師者無幾。托跡士類。不能餬口。旣無力爲商賈。又不屑爲農工。思惟假借官威。漁財甚易。而又不能充胥役也。

乃相競而爲訟師。羅織窺闕。反覆挑激。而民間之訟獄安得不日繁乎。官司旣德之。且畏之。氣燄薰灼。平民不敢仰視。其權旣重。而貧士不競爲之乎。往時官司勤恤民隱。穀值又平。故農家雖苦。猶得息肩于南畝。今則官司與胥役視農夫若魚肉。鞭撻橫施。市獍遊民。視農夫若螻蟻。陵鑠無忌。而農家已不能安矣。加以穀賤傷農。終歲勤勞而不免于凍餒。故農之黠者盡變而爲市獍。棄鋤耰習。拳棒馳波濤之辯。恣攘攫之才。陵弱暴寡。自矜得意。衆皆羨之。而田卒汗萊。百姓之被荼毒。何所底乎。嗚呼。今世爲患之多。不止於此。而此其最大者也。予謂昔之二多皆

有益于世。特患其不精耳。今之三多。則爲害甚大。民力已竭。何能堪此。誠心救世。必當實嚴保甲。單騎親行。而不因事以擾民。民間被盜者。許其告發。必秉至公。以訊之。真盜訊確。則爲首者。使之立斃。而不聽其誣。扳爲從者。或禁或保。必酌情而不輕縱。卽曰賊證未確。必取鄰里公保。而後釋之。必覈其鄰里之至確者。而後信之。凡有能擒盜者。必立賞以鼓勵之。而又哀矜失主。不忍苛求。而又嚴釐捕快。防閑獄卒。不容指使。誣扳則盜不得行。而爲盜者鮮矣。官司不欲多訟。勸民和息。而審斷必公。有誣告者。必寃訟師。而嚴懲之。勿懼其上控。而遂寬之。使其無所利。而有所畏。則人不羨慕而效尤者鮮。氣談其少衰乎。又得司文衡者。絕賄賂。而謝請託。爲提調者。重實行。而端士習。則士皆向學。而爲訟師者鮮矣。官司見農夫。則優恤之。見里老。諸人。則以重農詳諭之。然必省告訴勾攝之煩。必懲訟獄株連之慘。必正屠宰盜牛之罪。必禁稱貸重息之苛。而後農可得而安也。或有事出郊外。見耕耨特勤者。必停車而勞來之。量爲獎賞。以勸之。則人皆鼓勸。不以耕耘爲苦。而棄耒耜者鮮矣。嗟乎。遊民日盛。官使之也。官之爲厲賂重故也。積習不遷。苞苴不絕。而求百姓之安。冀天下之治。奚可得也。有心世道者。其尙亟清其源哉。

李文誥論

文誥公論

曹憲宗論

王廷表論

王廷表論

陳代論

蕭安石論

昭烈論

蕭休園論

公州論

論

二卷

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原字

召伯甘棠論



召南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司馬遷曰甘棠且
 思之况其人乎後世美既去之官輒以甘棠譽之噫抑思召伯
 之實政甘棠之所以得名乎史載召康公治西方大得民和有
 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吾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
 乃巡行鄉邑聽斷于隴陌阡畝之間憇芟甘棠之下後人思其

德為之歌蔽芾。繇是觀之甘棠之樹。實在郊外。不在國中也。召伯身居方伯。不可謂不尊矣。即以訟召民。亦分所宜爾。其又何怨焉。乃不忍勞民。而躬歷阡畝。嗚呼。何其仁也。蓋民之疾苦。為止者不能悉知也。小民惴惴。其敢入國門而得自達於上者。百不能一焉。惟召伯誠心惻然。務在勤民。巡行鄉邑。隨在聽斷。既使民間無勾攝之煩。且時與百姓相親。使樵夫牧豎。皆得見方伯。而輸其情。當是時也。在上者無不悉之。民情在下者無不達之。隱衷又安有不得其所之患哉。此其法甚美。而後世鮮能行者。何也。懷宴安也。崇體統也。畏謗議也。夫狃于懷安。則因循怠

說○出○病○根○透○甚○

描○寫○盡○致○令○人○置○身○三○代○

咏○嘆○好

情而不遑計及于遠方。或有欲行者。則左右之人。且曰體不當。褻褻則損威。旁觀者又曰。勤懈相形。則同列忌之。謗議生焉。三者固結于衷。而弗能釋。故雖有意恤民。而民不被其澤矣。召伯盡去繁文。不為崖岸。以公心而行實政。奚所顧畏。而設為不必然之慮哉。嗟乎。後世頌美者。咸曰甘棠。抑能師召伯之意。實行於郊外乎。嘗考後漢仇香為蒲亭長。有民陳元者。母告其不孝。香躬詣元家。為陳人倫孝行。元感悟。卒為孝子。後唐張全義為河南尹。每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其人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若

引○兩○事○收○之○有○波○瀾○有○體○度

再○提

此者殆有甘棠之遺意焉。嗚呼漢唐末造猶有能行之者而况

於平世乎。後世或紛紛勾攝勞擾日滋與夫訟獄之期累日不

決甚則蔓引株連使百姓疲于奔命而多愁苦嗟嘆之聲讀甘

棠之咏能無愧乎。雖然召伯之行亦未可輕倣也。使輿馬雜選

從者塞途則隴陌之間蕭然煩費又不若勿行之為愈也。後世

若朱子提舉浙江時每出則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齋

以行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嗚呼此甘棠之實意也。斯足媲美

召公也歟。

予少時於甘棠詩草草讀過而未達其義。邇年詳繹通鑑乃

知甘棠在郊外不在城中。遂爽然自失矣。予在廣陵惟泰州

民顧孟麟誣告大盜一案躬履其地得雪數人大冤。或於察

盤時偶一行之。然未能盡行已志。遠遜古人。每思衝郡苦在

應酬。倘能聽訟於隴畝。則所省迎送者不已多乎。惜當日未

能皆不詳義理之過也。今咏甘棠之詩愧悔何及。自記

吳仲升日堂下千里門庭萬里為民上者果能實心愛民體

例安足拘。安見召伯之棠不可再見於今日耶。惕菴固能以

實心行實政者。惜其惠澤僅及于維揚與東粵。讀之使我三

嘆。

實山行實河首前其懸戰戰... 吳中其日堂... 論者不若... 雖謂... 吳國之亂... 歸獄于季子... 不巳過... 德嘉其讓也... 而世之論者... 皆以吳國之亂... 歸獄于季子... 不巳過... 夫矣哉讓乎... 非審于義利之辨... 而能為此乎... 夫子稱泰伯為至... 德嘉其讓也... 而世之論者... 皆以吳國之亂... 歸獄于季子... 不巳過... 乎吾觀季子... 蓋明于知人而深達治亂之機者也... 彼見僚與闔... 廬恣睢暴戾... 他日必起爭端... 國之將亂... 不可救藥... 故潔其身而... 去之不得已也... 何以知其然也... 季子之識... 見微而知著... 其使齊... 也日國政未有所歸... 難未息也... 在晉則日晉其萃于三家乎... 嗚呼季子能識齊晉之篡... 而不能知吳國之亂乎... 知吳國之必亂... 而受之是不智也... 季子明足以知此... 謂不能救援而身與其亂... 如○此○看○來○極○確○

延陵季子論

夫矣哉讓乎、非審于義利之辨而能為此乎、夫子稱泰伯為至

德嘉其讓也、而世之論者、皆以吳國之亂、歸獄于季子、不巳過

乎、吾觀季子、蓋明于知人而深達治亂之機者也、彼見僚與闔

廬恣睢暴戾、他日必起爭端、國之將亂、不可救藥、故潔其身而

去之不得已也、何以知其然也、季子之識、見微而知著、其使齊

也、日國政未有所歸、難未息也、在晉則日晉其萃于三家乎、嗚

呼季子能識齊晉之篡、而不能知吳國之亂乎、知吳國之必亂

而受之是不智也、季子明足以知此、謂不能救援而身與其亂

內省齋文集二卷 延陵論 四

又○何○益○焉○則○惟○飄○然○遠○遁○以○自○全○其○身○而○已○矣○觀○其○語○晏○嬰○曰○
子○速○納○邑○與○政○庶○免○于○難○嬰○從○之○既○而○國○高○之○變○嬰○獨○免○焉○其○
語○叔○向○曰○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難○噫○季○子○能○為○友○
人○謀○獨○不○思○自○為○計○乎○是○所○以○辭○國○者○卽○其○所○以○告○晏○嬰○語○叔○
向○者○也○是○賢○士○保○身○之○哲○不○得○已○而○為○之○也○豈○知○其○力○可○救○悍○
然○不○顧○而○特○以○一○讓○鳴○高○哉○世○人○往○往○以○成○敗○論○事○而○不○察○其○
意○之○所○屬○遂○以○讓○國○為○非○亦○已○過○矣○夫○讓○雖○不○當○不○猶○愈○於○爭○
乎○春○秋○之○世○日○事○兵○爭○糜○爛○其○民○而○莫○之○顧○視○季○子○之○泥○塗○軒○
冕○脫○然○塵○埃○外○其○度○量○之○相○越○豈○不○遠○哉○夫○立○嫡○以○長○禮○之○經○
也○太○王○欲○立○季○歷○未○可○為○中○正○也○泰○伯○乃○逃○之○荆○蠻○離○而○父○子○
棄○而○宗○祧○寘○而○華○夏○以○從○事○於○斷○髮○文○身○之○俗○不○亦○異○乎○使○非○
聖○人○稱○其○至○德○則○泰○伯○之○可○議○不○有○甚○于○季○子○者○乎○假○令○季○子○
之○讓○得○聖○人○以○揚○之○則○後○世○亦○無○容○置○喙○矣○然○季○子○之○為○人○夫○
子○未○嘗○不○許○之○也○表○其○墓○曰○君○子○雖○槩○論○平○生○未○指○其○何○事○然○
使○其○讓○為○非○適○足○以○基○禍○則○小○廉○曲○謹○何○足○以○為○君○子○哉○嗟○乎○
衡○品○者○必○得○聖○人○而○始○定○彼○因○成○敗○以○論○人○遂○詆○讓○國○為○非○義○
則○泰○伯○之○讓○又○烏○可○為○至○德○乎○哉○

陳言夏曰季子心事昭然如揭可稱明照千古

必失民心而後可以爲忠臣也。此風一起，臣下皆從其所好，相率而爲貪戾，民不堪命。主上何利焉？且蕭何平日不能用兵，高祖知之熟矣。當是時，何已無兵柄矣。非若淮陰、黥布、彭越之強，可以謀爲不軌也。况帝已還朝，其權可以自制，非若前日在軍相國居守，足以搖動關中也。帝雖多疑，而此無可疑之勢，亦奚必以猜忌爲哉？予故謂高祖必無是事也。果有之，則是上下相欺而無誠心以相與，何足以開西漢之治哉？予謂禍福有命，非人之智術所能爲。蕭何所以自全者在素日之恭謹，而不在田宅以自汙也。假令貪賤貫貸，時上怒而置諸法，相國將何以自

立論有根本

解乎？雖然，民遮道上書相國，謁見上，顧笑而與之，則又何也？蓋帝方征伐而歸，嘉其居守，能拊循百姓而悉以家財佐軍也。然高帝之心固因此而薄之矣。疑其受賈人金而下相國于廷尉，未必不繇於此也。吾謂人臣事君，但以至誠格之，卽有猜忌之五論主亦自盡其道安於命焉而已。寧必過爲之防哉？使蕭何有禍出乎其命，卽買田宅以自汙，亦不能免。惟以至誠事君，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則高帝之聰明自能鑑別，而又奚慮焉？觀蕭何居家不治垣屋，日後世賢師吾儉，則何之所以自處者，蓋得其道矣。史遷襲戰國之遺，而臆度高祖，遂輕載之筆，使後世貪人

阿世遂沒其生平哉。且弘之澹泊非特節用而已也。觀其脫粟自甘而故人賓客咸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則儉而能施寧僅薄于自奉哉。夫君子之論人也善善長而惡惡短小人有一善亦必引而進之以變其所趨而端其所向矧相業若平津遂可以學術之差悉掩其善行乎。又可并其儉約舉皆目之爲詐乎。如必以其所學遂盡沒其生平則後之人必將曰平津有善人。以爲詐耳。何益哉。且將肆行而無所忌。是塞人爲善之路。而擊人爲惡之心也。司馬遷曰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于功利矣。此言其所見者小。

所遺者大也。予謂弘之布被出自本心。彼見當時公卿大夫爭爲奢侈。僭踰無限度。弘欲以身爲範。故力矯世俗之所爲。而行之。以節儉使弘推廣此心。誠其身以格其君。盡去其患失之情。以變當時諂諛取容之習。則平津之相業豈不炳耀千秋哉。惜其學術一差。不能不貽譏于後世也。或曰節儉小事。非宰相所宜行。不知天下之亂繇於貨賄。凡選舉不公。刑罰不當。上下交征。使閭里蕭然而不可救。皆奢侈華麗之所致也。倘爲大臣者。皆能食不重味。家無餘貲。使羣臣化之不與百姓爭利。而天下不巳大治乎。雖然公孫弘病在曲學。而論者并沒其生平。亦弘

之自取耳。司馬溫公布被而人以儉德稱之。豈非同此一物哉。或斥之爲詐。或美之爲儉。者何也。平生學術誠與不誠之異也。嗟乎。士大夫立身可不慎。所以自持乎。

宜徐仲光曰。砥俗維風。非但爲平津辨謗而已。

其于景呂目節取其儉。極怨反求諸誠。極刻斯爲持平之論。

以變當部備。其意亦在。其法亦在。其法亦在。

其法亦在。其法亦在。其法亦在。其法亦在。

其法亦在。其法亦在。其法亦在。其法亦在。

其法亦在。其法亦在。其法亦在。其法亦在。

謝安石論

謝安石論。其人論我。其法亦在。其法亦在。

古名臣之事。有功有過。有賢有否。雖一人之所行。前後迴殊。不

可不精擇也。不擇其善而從之。則博聞多見。反爲史書之所誤。

是以讀史者。先明古事之是非。而後可取爲吾身之法戒。如謝

安石之不聽音樂。與不廢絲竹是也。史載安石性好音樂。自弟

萬喪後。十年不聽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樂。王坦之規諷而弗

從。衣冠傲之。遂以成俗。嗚呼。此可以得是非之辨矣。夫念弟之

亡。忍其嗜欲。雖久而弗遺。可不謂至情乎。乃刪史者。削其美而

專紀其惡。止書日期功之喪。不廢絲竹。何其謬哉。夫先王制禮

本乎人情。人情見喪則哀。哀則不忍聞樂。此心人皆有之。然或過焉。或不及焉。故制為禮。以節之。期之喪。雖不及乎三年。然豈以塗人視之哉。曷為止于大夫也。古皆世爵。則貴賤之等。弗可踰也。然制雖止。此而情則不止于此。故雖貴為天子。亦必減饜而撤樂焉。何以明其然也。賈山曰。古之賢君。於其臣喪。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卒為之廢樂。是則天子於臣。且有惻然弗忍者。而况卿大夫乎。况有期功之服乎。假令耳聽簫韶。身居宴樂。人雖弗議。此心能自安乎。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當哀而樂。非細行也。乃世人偏好逸豫。遂有樂道此事者。彼且曰。安石

名臣而亦為此也。書之史冊。俾後世不見。以為非羣起而倣之。豈知安石之可重者。以其功也。無安石之功。而僅蹈其過。將使禮文日廢。士習日頹。其罪可勝誅哉。嗚呼。士大夫一言一動。皆為風俗之所關。况位居權要。勳望久隆。為四海人情之所向乎。史稱安石少有時名。人多慕之。鄉人有蒲葵扇。安取而捉之。於是京師競市。而價增十倍矣。安石能為洛下書生詠。後有鼻疾。為詠音濁。而名流或掩鼻以倣之。風草之動。其捷也如是。可不慎歟。或曰。若子言。安石遂非名臣乎。曰。棟梁之材。寧以寸朽而棄。能用謝玄等。以却符堅百萬之師。不動聲色。而江左以安。豈

非社稷之臣哉。且其所可傳者，不惟一事。卽如十年廢樂，其於兄弟爲已篤矣。若此至情正宜表而傳之，以勸後人以維風化。乃削而不錄，偏取其過而彰之，則刪史者之咎也。雖然安石不能無過，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假令安石不自滿假而於功成之後，動必循禮以儉約爲天下先，俾晉人之風俗返樸還淳，則社稷可以久安，其德益崇，其功益廣。其名益盛，與臯夔伊呂等列矣。豈僅江左良弼哉。吾非毀之也。正惜之也。非特爲安石惜，且爲後世慮也。噫，善讀史者思盛衰倚伏之機，究治亂興亡之本，則昔人之功過，自不相掩。昔人之賢否，亦不相淆。吾取其長，師其善，鑒其弊，而矯其偏，則是前言往行皆吾師也。不善讀史者，見古人功烈咸遜謝以爲不可及，見其循禮或過于厚者，反哂之爲迂，惟取其近俗而易行，適情而肆欲者，相習爲之。乃借古人爲口實，謂可以自恕也。不知此自欺也。實所以自陷也。卽如圍棋別墅，蓋未雨綢繆，事事皆有其備。一旦敵騎突來，運籌已定，但恐民情震駭，不得已而爲此。以示鎮靜，以安衆人。云爾。度其心則不啻如救焚如拯溺，雖握勝算而憂心悄悄，奚敢作無益之事哉。後世識闇者爲史書所誤，雖當卧薪嘗膽之時，亦逞恒舞酣歌之樂，以致敗乃公事如

南宋之遊西湖。鬪蟋蟀者。未嘗不自以為鎮靜也。其視安石奚若哉。○
 毛仁仲曰。表章善事。遂使安石心腸千古如見。然當清談誤其國之際。不能砥柱中流。以此責備。當亦無言不辭。○
 借謝公以勵俗。文之極有關係者。不僅為晉人之藥石。實千古之龜鑑。弟敦實

且曰。鄧攸論。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及稱疾去。郡有迎送錢數百萬。攸悉屏却不納。一錢論者謂攸之廉至矣。可以風世矣。夫世之趨利如鶩。莫之能禁也。使為吏者皆倣攸之所為。則四方萬國之治。可以立致。而無難若此類者。朝廷宜表之以訓廉。而貪鄙之風。庶其少息乎。曰。此立異以為高。拂乎人情。不可為訓也。夫朝廷詔祿。所以養廉也。仰事俯育。皆於是焉。取之。故不重其祿。則廉士無以自養。難乎其為下矣。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北門之詩曰。終窶且

富方穀。汝弗能使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北門之詩曰。終窶且

貧莫知我哀。又曰：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譴我，嗚呼！此人情也。古之聖王，知人情之不可拂也。酌其中而為之制，所以為養亦所以示勸也。與之者無傷于惠，受之者不傷其廉也。豈可視為非義而與迎送之錢，並辭而弗受哉？使常祿而弗受，則是在位在職之人，必皆至于飢寒，而後可以無議歟？竊恐秉禮守義者，皆有北門之怨，而竊位苟祿者，反得借之為口實。又或詐辭以干譽，而他竇以取盈者，未必無其人也。使中人以下，皆嘆廉吏不可為，而攘民自封之輩，又得簧鼓而惑之，俾相戒為廉，而其勢且日趨于貪，謂非此一辭啓之歟？有心世道者，亦何樂而為此哉？

漢宣帝詔曰：小吏勤事而俸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宋太祖曰：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誠有見及于此也。為人臣者，竭力盡誠以克供厥職，不以位卑而輕其志，不以俸薄而移其操，如羊陟之計日受俸，不敢素餐焉，斯可矣。何必立異為高，如鄧攸之辭俸也哉？假令常祿當辭，則原思之辭，孔子亟宜許之，而何以戒之曰毋且進之，以鄰里鄉黨蓋受祿而周急，所以彰君之賜，廣君之惠也。為人臣之道，當如此也。嘗觀任延拜會稽都尉，

椽吏貧者，輒分祿以賑之。宣秉所得俸祿，輒以收養親族。黃香為魏郡守，其俸祿賞賜，班給貧者。至如范希文置義田以贍宗

又開一法門

引証最確

族趙閱道捐俸以嫁孤女賑災獨程大中於親故貧者輒分俸以贍之此皆善于所予而受祿不誣者也何必以辭俸為高哉

予觀鄧攸舉動多不近于人情未可取以為法也雖然士君子再○開○步折衷至當

寧過于廉而不可過于取世亦有揮金自豪因而濫取者又不

若硜硜自守之為得矣攸之辭俸未可為訓而攸之卻錢則洵却○錢○人○之○所○難○不○可○無○此○段○以○此○旅○

足以風世矣嗚呼其可不謂之廉吏歟○吏○之○氣○

徐仲光曰欲吏之廉莫如厚其俸漢世多循吏而太守之祿

至二千石亦其資之者厚也載米之官不可為訓佐平清苦

絕倫而持論若此得大中至正之道矣

王河汾論

一起龍○單有餘氣昌力厚

天生人才皆足以供一世之用特患無豪傑之士養育而成就

之耳世之治也其道出乎朝廷而天下因以被其澤迨夫亂世

君子不見用于朝祇行其學于草野而亂極思治之候則其功

亦究歸于朝廷乃世之人能見已然而不能見將然能言名世

之功烈而不能究致治之本源遂使古之賢士湮沒而不彰而

正誼明道之學亦無以大著乎天下何也各○言○經濟者理學之餘緒

也未有理學不明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也是以古之君子先講

求乎正學服習聖賢之訓優游名教之地深察政治之源流熟

觀古今興衰之大要。日積月累。既皆得其遠大之旨。然後出而
輔治。則經綸燮理。取之于所學。而有餘。嘗攷唐之貞觀。號稱至
治。房杜諸臣之力多焉。觀其同心輔政。相業輝煌。後世莫不羨
之。亦知其學有本源。實在河汾之講道乎。當隋末大亂。天理民
彝。漸滅既盡。幸文中子倡道河汾。而房杜魏王輩。皆從之游。則
其謀斷相資。不求備取。入不以已意格物。耻君不若堯舜。而
以諫諍爲已任。皆其素所講求者也。一旦遇賢君。遭盛時。則取
其所學而行之。故能引拔士類。輔君以行仁義。致治之盛。比跡
成康。人皆知房杜諸臣之功。而豈知河汾講道。固有以培其本
而濬其源也哉。或曰。隋文不足以有爲。而輕身一見。是不能擇
君也。急於求用。惡得賢。曰。不然。彼目擊當日。羣黎陷于水火。故
勉焉一見。以興道之。或行耳。及所言不合。遂潔身而退。此豈急
於功名者。所可同日而語哉。觀楊素勸之仕。答以不願。是時素
居當路。稍一委蛇。何難立取卿相。徵辟屢辭。則文中子心跡固
已昭然無玷矣。或曰。中說擬論語。不亦妄乎。曰。此門人尊之之
過也。記其言而擬之。非其所自爲也。使其自擬過高。則舉世皆
議其爲狂。而房魏諸人。其肯敬信而悅服乎。噫。當天下淆亂。斯
道晦蒙之日。而能闡揚鄒魯之學。以興起一世之人才。撥亂反

結處規模大○家○

正以致風移俗易則有功于世道豈其微哉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其河汾之謂乎婦計而對舉乎

徐仲光曰推見本源能令泗水龍門並生氣色不但文之氣度具體六一已也中節時節請不亦矣乎曰龍門人尊之

陳言夏曰文中子乃江都以後一人而已從祀文廟有何遺議後人以僭擬六經妄加貶駁瑚每為之不平吾師此論發

前人之所未發其先得我心者乎不合後世以而後出豈意

郭汾陽論

朱子論郭汾陽曰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夫奢之為害夫人而

知之也矧曰窮曰極孰不以為非而朱子此言其曷以稱焉或

曰豪縱不拘約束者將之常態也不可責以節廉噫此論他將

非所以論汾陽也逐、步、引、入、極、寶、主、開、闢、之、法或曰汾陽建不世出之功至中書二十四考

爵位之尊祿入之厚天下莫加焉記曰先王制禮惟其稱也晏

平仲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汾陽素位而行不足以為

過為是說者可以為汾陽解而非朱子立言之意也或曰汾陽

功蓋天下挾震主之威恐朝廷疑忌故借此以自汙而釋主上

之疑不如是則不能以自全予謂不然凡人之奢儉各有攸好或氣質相近或爲習俗所移未必有深意於其間况汾陽忠誠專心爲國而不恤其私豈嘗有固寵全軀之志哉若謂奢乃可以免禍則古之以奢而取罪者固已衆矣假令朝廷見其奢麗目爲僭擬而以冒上無等罪之則適以取禍又烏得以自全哉然則朱子之取此也何居曰凡尚論者當思聖賢立言之所屬而後可以定古人之是非朱子之論汾陽非取其奢麗也蓋曰汾陽之忠誠有以大服天下之心故雖有小過而人不非之也若窮奢極欲卽可以做汾陽則天下不乏其人而何以汾陽功業不能槩見於古今哉竊怪世俗好奢靡者暴殄天物而輒引斯言以爲據曰吾亦做古人之所爲嗚呼何其謬也夫汾陽之賢足爲人臣師表者非一端矣觀其泣諭諸將共雪國恥且處散地而不怨詔書一徵卽日就道則事君之忠可則也忘怨而薦光弼又以副元帥讓人則薦賢之公可則也楊綰爲相而減座中聲樂以成其美則樂善之虚心可則也不此之則而僅襲其奢侈豈不愧哉嘗攷汾陽父塚爲盜所發此非有怨毒也意其殉葬之物必多珠玉金帛所以爲盜之招也不然汾陽之仁恕可以感異類其待鄉鄰必無過舉有何積怨深讐累及于

先人之宅兆哉。嗟乎。奢儉之間。固不足以衡人品。有儉而無用者。亦有奢而無害者。是以尚論古人。不宜苛求其細行。然而汾陽之侈。終不可以為法。善學古賢者。必取其大端而勉做之。若夫氣質之偏。世俗所易蹈者。雖曰無傷。君子豈為之哉。孔登小曰。以奢侈為汾陽病痛。能使古人心服。末段持論既平和。結處尤詳盡。文章至此。可謂不朽之能事矣。

唐憲宗論

唐憲宗時。大臣奏和親有五利。憲宗曰。比聞有士子能詩者。宰相以包子虛冷朝陽對。憲宗曰。非也。遂吟戎昱咏史詩。而笑曰。

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遂息和戎之議矣。夫天下之治亂。繇

撮處有波委雲興之異。

全力振起提

於人才之通塞。唐之士子。有才名者。往往獲達帝聰。說者謂當時名流。幸而得此。使文士不壅於上。聞憲宗之明也。夫貴為天子。深居九重。乃能見士子之詩。而誌之。而誦之。其耳目不已廣乎。予謂不然。天子之聰明。固不必用之於此也。且名士之得聞者。安知非夤緣之所致乎。唐之所以亂亡。實基于此矣。何也。士

翻盡從來習案筆鋒如劍

子一詩憲宗何從而知之。不過得諸左右耳。得諸左右而自矜其聰察以示大臣。使所言而不當。猶可為也。若夫誦戎昱之詩以息和親之議。其言可謂當矣。大臣俯首惶懼不敢置一辭。憲宗自以為得計。曰吾能用人而不知已為人所用矣。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夫始凝何必慮之。豈非其漸可虞。不得不為豫防哉。今士人之顯晦。彼既得以密持。則卿大夫之進退亦漸得以密操矣。始於陰執其權。既而擅行其政。遂能黜陟羣臣。以至於廢立天子而無忌。此豈宦官之罪哉。人主使之然也。嘗思宦官朝夕左右人主狎而暱焉。謂彼無家室。何以私為。雖未可視

為腹心。何不可寄之耳目乎。其始也必竭忠盡智。日有所上聞。以自著其勤慎。然而所採者皆纖微得失。無損益于治道。人主

所不必知者耳。至於人才之賢否。生民之利害。朝政之理亂。則

其識卑隘。實有所不能知。乃人主聽而信之。其初猶得自傳聞。

止於失悞。迨其末流之弊。則必招權納賄。顛倒悖戾。以大拂天

下之人心。而後已。何則。積漸之勢然也。彼為宦官者。豈不欲確

訪以見長哉。亦豈皆頑惡大慙。喪其本心者哉。其所居之地。固

有以限之也。何也。天下之君子。不屑與宦官交。惟恐稍或譽已。

以玷其生平。宦官雖欲親之。必不可得。故君子之言無繇入宦

官。如龍蛇之不可捉摸。前段說宦官此段折入士君子身上筆端變

官之耳而小人之無耻者知朝廷之寄以耳目也。日夜籌畫求所以進用而不憚于自媒。遇宦官之樸者則飾詐以希其薦。遇驕者則獻諛以結其權。遇好利者則重賄以干其譽。而其人與文遂達于帝聰矣。是天子所得聞者皆希世苟合之士矣。且夫再宦官雖智豈能家至日見以察朝士大夫之舉動哉。不過寄耳目於羣小。其所用為採訪者皆畿內之狙獪蠹國之奸民也。即使宦官正直其能不為此輩所欺乎。採羣小之浮言而行之以密奏是非邪正有不紛然倒置者乎。是故君子必退小人必進。在朝皆小人則宦官之黨愈盛。黨愈盛則權愈尊。而人主孑然

孤立遂束手而聽命矣。嗚呼自憲宗而後天子之廢立繇於宦官而卒至于亡國者職此故也。雖能誦士子之詩亦何裨於治道哉。昔者堯舜之治咨于四岳咨于十二牧是皆在廷公言也。漢文帝屢求極言直諫之士故四方治忽人主罔有不知。唐太宗敕諫官隨宰相入閣奏事故用人行政稍或有愆皆得而執奏焉。當時號稱至治未聞得諸採訪也。為天子者誠能勵精圖治常召見大臣講求治道使之得盡其所言而於監司守令之入覲者百官之謁選而辭朝者時復召見而諮詢之如是則吏治民艱何所不悉又何用察察之明為哉。語曰冕而前旒所以

隨○宦○隨○收○

○從○宦○官○逆○起○一○峯○而○文○勢○愈○暢○

蔽明也。黈纆克耳。所以塞聰也。夫聰明正欲其廣而反蔽之塞之者何哉。明有所不必見聰有所不必聞如士子能詩之類是也。夫能詩與否固無關於治亂適足啓宵人密奏之風爾。夫是非之難辨者莫如密奏。臣下之得以行私者亦莫如密奏。蓋公言于朝在大廷廣衆之中。人主推心置腹。則君子明目張膽直陳天下之利害。即間有小人懷挾私心亦何敢出諸口。其或妄言則羣起而糾之。是非邪正昭然易辨而無所疑。若密行採訪則任其偏私無可對質。雖有舜禹之智烏能別其真偽哉。是故一聽其言則引用姦邪中傷善類致人主孤立于上。賢才屈抑。

妙論

讀至此令我一裂眦一慟

於下哭小人布列於朝。寇盜克斥於野。至於極亂大敗而無可救。皆私智小察為之也。嗚呼憲宗炫一已之聰明遂使政柄下移而身受其害。豈非前車之鑒歟。後之欲廣聰明者其知所去取矣。

推勘至此卓然有開教

徐仲光曰胸有千古故能言之鑿鑿乃爾。可與歐陽明黨論並傳。

倪閣公曰確有所見而以題為經以文為緯振筆從之遂已識空千古。

內省齋文集二卷
王彥章論一
三三

王彥章論

論忠烈者必觀其所事之君。而後可以稱其人。而不過。倘所事非君。則雖奮不顧身。以徇人之難。君子無取焉。吾觀五代史。有死節傳。以王彥章爲首。竊以爲過矣。夫彥章可謂猛將。不可謂忠臣。何也。其所仕者。篡逆之朱溫也。可謂傷勇。不可謂死節。何也。其所爲死者。篡逆之後。而暴亂之朝也。夫朱溫爲黃巢賊黨。天下皆知之矣。旣而歸降。遂篡唐。而有天下。且荒淫恣肆。倫理俱滅。穢行踰於禽獸。是天下之大盜也。苟有志節。肯立其朝。而食其祿乎。李克用始終爲唐。必欲復仇。討賊百戰。而志不衰。爲

彥章者正宜與之合謀以誅逆惡而謝天下乃不知順逆不別
 邪正不辨是非而反與晉王為敵卒至戰敗而死是彥章非忠
 於君乃忠於賊耳非為共主死乃為賊黨死耳歐陽子遂以得
 其死嘉之不亦過乎吾謂朱温篡唐而弒昭帝既以盜賊取天
 下而又以淫虐守之稍有人心者皆當討逆以伸大義况具戰
 勝攻取之才足以有為于天下乎即使初為賊黨見其篡弒而
 後返之亦不得名之為叛不然則潔身遠害寧泯沒而無聞可
 也奈何以蓋世驍勇不建誅逆之旗不行反正之舉而乃急於
 見長黨叛逆而助之攻雖殺其身而不顧誘其降而不屑亦僅

一勇夫耳豈得以忠義與之哉書曰從逆凶又曰與亂同道者
 罔不亡彥章之謂也假令彥章有志移其敵晉王者而敵朱温
 移其為梁死者而為唐死則忠烈之誠豈不卓然千古哉孔子
 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謂仁之所在不
 得不死焉耳若為賊戰而為賊死是殺身以成不仁何足道也
 雖然五代時張文蔚楊涉輩皆舉進士而甘拜舞于賊廷况不
 事詩書區區一武人乎至如蘇循附温以希進用及隨友謙降
 晉又稱臣舞蹈於晉王之前其視彥章奚若耶然則彥章在五
 代又曷可深求耶

此○段○亦○不○可○

愈○駁○愈○快

徐仲光曰彥章忠于篡賊不得爲死節予嘗持此論得佐平盡情發揮遂成千古鉄案

陳言夏曰壽亭彪炳千古以其能擇所事也彥章死事僞梁後人泥歐陽文忠不敢訾議吾師讀史具二十分膽識故能持論開闢若此

李文靖論

古之賢相必開言路以佐治平而史所載者或未詳其實不可不察也宋李文靖公內行修謹而識大體不求聲譽人莫敢干以私可謂賢相矣乃其自言曰沈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少以報國耳噫果若斯言則中外士庶之所陳遂可以槩抑乎其與古之闢四門達四聰者不大相謬戾乎曰非也李文靖之報罷蓋爲務更張喜激昂有害于朝政者言之也非謂中外所奏可以槩抑而弗行也奚以知其然也文靖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曰人主年少當知四方艱難夫不特

數○語○摯○定○通○篇○力○可○扛○鼎○

奏之而且日日奏之則善開天下之言路者莫如文靖矣吾度
文靖之心必求言若渴而後天下之疾苦得以徧聞假使言之
善者亦一切報罷則四方之廣相臣何繇得見而文靖之所日
奏者豈能閉戶而悉知哉夫民間利害不得上聞者不可勝數
如此接○法漢惟賈長沙宋則蘇氏父子往往有之
古之聖王慮壅閉之傷治也使士民工瞽無不得盡其言猶未
也而且敢諫有鼓誹謗有木進善有旌皆以防壅閉也書曰嘉
言罔攸伏非有以徧求之能無伏乎西漢之隆士民皆得上書
言天下事有可採者輒召問常用其言而顯其身繇是觀之中
外之所陳亦何損于朝政哉趙韓王置甕屏後有新進喜事者

投進利害之文皆置其中滿則焚之此亦與文靖同意蓋言路
一開則讜言日至而四方無識之輩亦攘臂爭言而不循其理
其間不可用者蓋亦多矣宰相當審擇而取舍焉如所陳之言
或迂遠汎濫無益於國家或開利孔或進方術或黨邪而攻正
皆足以蕩上心而紊國是如此類者置之可也斥之可也甚且
焚其書而懲其人以示戒亦可也若夫有裨于國政有益于民
每○段○頓○折○俱○有○法○度○
生如借秦為喻之言尚德緩刑之語則惟恐其不聞而可抑令
弗進哉宋初諸大臣皆慮少年新進者生事擾民又恐人主以
言舉人而開倖進之門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取厥後安石變

法適如其所料而一切報罷之說遂以爲至當而文靖求言若
渴之心反因之而晦嗚呼過矣夫安石所以誤國者正在塞言
路耳不能公聽並觀以容直諫於是獨任附已之人遂至于偏
邪而莫可救假令樂聞已過而汲汲以求言卽所行不當聞言
而遂改之則人心不失國政不乖又安有青苗諸法之怨哉今
不論是非不問可否而一切報罷是因噎而廢食也是塞天下
之言路也是大戾古人懸鞞設鐸之意也奉法循令以苟安目
前則可矣豈經國長久之道哉董江都曰爲政而不行甚者必
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使法之甚弊亦遵行而不敢變則江都

必不出此言矣予謂吏民上書言事宰相擇其最當者卽奏請

主意在此

段

召對從容以盡其所欲言而察其人之賢否或用其言不必官
其人惟是廣開言路以求朝政之得失以悉民間之疾苦以知
風俗之淳漓而爲之激揚爲之補救則有心世道者皆圖竭智
以進忠言四方萬國之情無不得達于天子而天下猶有弗平
者哉嗚呼知艱難而日奏則善開言路者洵莫如文靖矣

徐伸光曰抑喜事紛更非遏絕言路持論極透極確文特疎
宥盡致

倪閣公曰深見言路之不可不開少年生事者之不可不抑

內省齋文集二卷
層層伏層層應。一氣渾淪。大力包舉。其議論駸駸乎直踞層山而上之。

文潞公論

古之爲相者。實心求賢。而不矜一己之才能。故卓然著績。可以垂之百世。而不泯。如宋文潞公是已。潞公當日相業。炳然人主信其賢。天下服其品。契丹知其名。而後世青史且贊揚其德。嗚呼。亦何脩而致此哉。蓋其心擴然太公。不自用而用人。深得相臣之道也。何也。宰相之職。與百司庶尹異。百司庶尹任一事之責者。著一事之功焉。斯可矣。宰相亮天工。而熙庶績。其事綦繁。非網羅天下之賢才。則不能勝其任。而何以有爲于天下。且使居言路者。無剛毅果敢之人。則已。雖有過而不自知。亦何以日

聞善言而爲輔。埋承化之資哉。是故善爲相者。必以推賢讓能。爲急務。惟恐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求之若渴。時爲引薦。而人不知其所自。或有攻已者。必虚心以受之。聞已過而改之。非特不以爲怨也。而實樂得之。以爲助。且其心在朝廷。知言路通塞。爲治亂之大關。故臺諫劾已者。卽風聞之誤。亦嘉其直切而敬禮焉。或人主震怒。必竭誠以救之。俟其霽威而薦用之。以來天下之直言。是故所行鮮失。而衆思可以集。忠益可以廣。勲業可以成。天下之德。皆其德。天下之才。皆其才。是以不居功。不好名。而舉世之功名。弗能過焉。嗚呼。此潞公之所以爲賢相歟。當是時。朝廷用之。天下敬之。而契丹使者亦聞其名。而慕之。噫。何其重也。嘗考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志寧求教。潞公曰。彥博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宜往從之。遂使人偕志寧同往。噫。知二程先生之賢。而使人往學。則潞公之學識。其過人。不已遠乎。吾意其稱之于友。當必薦之于朝。特潞公持重簡默。避名跡。而人不知耳。由是觀之。則素日之推讓。不亦可槩見歟。其誠心引薦。而人不知其所自者。殆不可勝紀也。至如唐子方劾公過甚。公不特容之。而竟薦其召用。非有擴然大公之心。其孰能與于斯哉。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惟見賢才之當舉。而不見人已之

分故德怨俱忘誠孚于衆而賢才皆樂爲之用斯天下並受容賢之福而頌其德于不衰易曰含章可貞又曰包荒得尚于中行其潞公之謂歟嗚呼此其所以爲賢相歟

而徐仲光曰極大議論文勢如三峽奔流千里一瞬

平昔... 當必... 于... 公... 重... 烈... 谷... 觀

道中無所... 對... 昔... 宜... 出... 之... 公... 人... 出... 志... 寧... 同... 卦... 觀

重... 營... 法... 公... 曰... 資... 興

... 其... 之... 意... 同... 其

目錄

三卷

議

兩雍議

觀政議

取士議一

取士議二

用人議一

用人議二

用人議三

用人議四

用人議五

用人議五

用人議三

用人議一

取士議一

取士議二

三

三

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三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議

兩雍議

丙子

程子曰治天下以得人才正風俗為本太學者人才之所繇造而風俗之所繇醇也國朝舊制舉人貢士必入監肄業太司成率其屬月課而教導之肄業十年然後許其入官猶慮其弗嫻吏治也於考職之先又撥各衙門歷事數月勤習政事然後咨送銓部量才定職較之臨軒策士其法更詳詎非制之盡善者

乎。乃世人視爲故事。苟且塞責。舉人入北雍者。以白鏹七金。給與長班。令之按期報名。而肄業之規。可以盡廢矣。至謁選時。又用數金。而撥歷俱免。嗚呼。司成及各部。其位與權。不可謂不尊矣。乃一聽長班之指使。天下事之可嘆。有甚於此者乎。舊冬。特奉有明綸。舉人必入監肄業。又許南北就近。此大釐積弊。真爲聖明之舉。可以造士而維風矣。愚生卽遵旨。過行。初見雍中禮貌嚴肅。躍然懽忭。以爲可以進德也。乃與月課者三。所試者文焉而已。司成接見諸士。所議論者。亦文焉而已。課文兼出小題。課後數日。列榜高下。若生童就郡縣試。嗚呼。何其小也。夫八股之業。童而習之。何益於蒼生。何裨於實用。而煩司成之講究乎。且舉人旣以七藝獲售。豈不能八股。而猶待雍課乎。大司成之造士如斯而已乎。蓋數百年來。積習相沿。一時難以遽變耳。今皇上特隆曠典。諸士不憚跋涉。遠者數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赴茲盛舉。以爲必講理學。必籌經濟。以備他年實用。乃徒督課於八股。斯已過矣。且甫踰一月。輸銀數兩。卽告假而歸。仍習爲故事矣。不亦大負朝廷而輕當世之士哉。夫治道莫先於教化。倘誠心力任。未有不能行。雖當積弛。未有不可行者也。昔程子爲晉城令。民有事至縣。必告以孝悌忠信。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

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張子爲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朱子主同安簿。兼領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及差發南昌軍事。數詣郡學。與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噫。其畱心教化。何若斯之亟也。他如陳襄之令仙居。蔡襄之守泉州。劉珙之知潭州。皆以勸學興善爲急務。况司成之職。專在教人。而可以自怠乎哉。誠能專重德行。講求義理。委曲教導。以化其氣質之偏。而成其爲有用之才。則數十年後。士風丕變。而天下之賢才。不可勝用矣。然而未能者何哉。悠忽不勤。而委靡不振也。記曰。師嚴而後道尊。又曰。教人必盡其誠。使司成勿顧情面。非父母果病及身。負篤疾者。不容告假。卽給假歸者。勒令速至。而又殫精立誠。以勤厥職。日坐公堂。與諸生講學。不因寒暑而間。所講經書之外。必深繹性理。及綱目通鑑。而歸本於躬行。必倣胡安定。設經義治事二齋。以勵實學。間課以文。亦必試論策。試奏疏。聽其盡力發揮。而勿拘以成格。則人才可得而知也。又於雍中。取其卓然實行者。日加獎勵。而特薦於朝廷。以爲諸士勸。旣勤親講。又令諸士各抒所見。以觀其學術之淺深。若能究心理學。

或具經濟異才者。不拘資格。必獎賞而薦拔之。其有不在學宮。而願來聽講者。亦弗之禁。如此。則人才盛。風俗美。庶幾可不負。皇上育才之盛心。而天下之平。可拱而俟之矣。

羅文止先生曰。佐平就南雍時。過予。抵掌而談曰。此舉大有。造於人才。及歸。相對悵然。乃作此議言之鑿鑿。有功名教之。文。

陳大士曰。論事極詳。極透。以此觀之。他日實心任事。必在佐。平。

觀政議

庚辰

天下之弊。莫大乎有虛名。而無實事。其始也。僅存其名。而其後。則并其名。而厭之。此豈立法之不善哉。無實心任事之人也。夫。朝廷於新進士。必令觀政。而後謁選。何也。以爲書生初進。不習。吏事。必觀各部院司所行之政。廣其學識。以備經世之需。非虛。名也。乃今所觀者。惟謁見拜聽之儀耳。噫。此遂足以爲政乎。如。是。遂名爲政。則誠可以不觀矣。然而朝廷所以設此者。固有其。實。其可不深察乎。使諸大寮。顧名思義。設誠而致行之。日召觀。政者。問其平日所讀何書。所究心者何事。今所可任者何職。從。

妙論

容下問反覆詳言實見其所長然後奏於朝廷或容於部俾得
因材而授之職其有能知韜畧者即加意物色以為異日邊才
之選如此留心豈有用違其才之誤哉愚謂觀政之時為大臣
者當毅然以世道自任勿聽長班以崇虛體勿耽聲色而憚煩
勞謙和坦易進諸士而日詢之且日訓之與之講兵刑之要論
錢穀之方談教化撫綏之道聽其議論觀其丰采至三月之久
亦可以得其人之大畧或為常才或為異才他日可任何官皆
於此焉見之夫大臣以人事君方汲汲于採訪以求天下之賢
才今得日覩其人日與之談政事不勝于採訪乎况大臣任事

既久閱歷既多則臨民之規矩用人之權衡中外之利弊邊腹
之情形皆其所素知也以身所既行之事與新進少年諄復而
訓告之彼方求教之不已烏有不樂聞者哉奈何蹈常襲故竟
無一言及此也夫朝廷設此制謂殿試一策未足以定人材故
必於觀政焉以造之今乃視為虛文不過聽長班之語謂從無
此例不宜損威傷重未敢破格行之耳抑恐欲歸者以淹留而
結怨乎或慮人譏其出位而沽名乎不知接引後進非損威也
講求政事非結怨也實行觀政非出位也為國造人以備實用
非沽名也大臣中誠有豪傑不因循陋習而顧名思義實行其

破○盡○庸○見○

事則必實有其功。既有其功。則從而傲之者。必衆。造成多才。以備朝廷之任。使其所得。顧不大哉。羅文止先生曰。曠識良謨。大有裨于世道。佐平素有實心。捷後益加敬謹。而特以社稷蒼生爲念。真有用之才也。他日立朝事業。於斯卜之矣。

取士議

壬午

取士之道。宜廣其途。嚴其選。廣其途。則所收者弗隘。嚴其選。則所得者弗虛。書曰。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夫旁招者。多方以求之。豈止一目之羅哉。漢唐宋取士。其途甚寬。沿至于今。則隘矣。惟國初猶破格用人。如楊士奇以儒士爲宰輔。夏原吉以鄉薦爲太師。黃福馬昂以舉人爲少保。宋禮郭進皆以太學生爲尙書。况鍾以吏員爲郡守。及神廟初年。猶以海瑞爲總憲。此數子者。皆曠代名臣。豈嘗拘資格哉。萬曆末年。臣下乃徇私意。而專重制科。使他途屈抑。而不得進。故乙榜明經。因之而自棄。制科莫

不橫行而流弊遂不忍言。噫。取士之隘。未有甚于今日者也。或曰。今亦嘗破格而未收其效。何也。曰。以言取士。適足啓躁進之風。漢文之不拜嗇夫。正此意也。愚謂取士之典。宜分爲四科。首曰德行。如周之鄉舉里選是也。次日吏治。如漢之功曹令史。循至公卿是也。三日文章。如今之兩榜。四曰韜畧。如今之武科。是也。不特此也。又必令大小臣工。各舉所知。以受進賢之上賞。不必盡繇于科目。而天下之真才始出。誠能以德行爲先。用品望素著之臣。確訪真儒。若董仲舒。周程張朱之類。其上也。次則如郭泰。管寧。陳寔。王烈。徐穉。王通之輩。世所推服者。以爲翰林講

官。俾其朝夕左右。啓沃君心。且以陶淑人才。則氣類相感。各達其所造之英俊。而賢士徧朝廷矣。誠能擇士人。以爲吏。令其習知錢穀。深明律例。究心守禦。隨其資之所近。而器使之。必厚其俸入。必優其禮貌。令其知自愛。而重犯法。三考有才而無過者。先以州縣佐貳。巡簡小用。以試其才。有實政。然後擢之。亦使終身一事而不移。用吏所長。則有益于斯民甚大。不愈于書生初任。聽蠹胥之指使者乎。鄉會兩榜。以制藐觀。其心學。以論覘其史學。以判稽其律例。以策徵其時務。其法善矣。惟是表聯排偶。諧媚是工者。可廢也。或改爲散體。如出師佛骨諸表。頒爲定式。

而禁其諛詞可也。判宜散體。或引古事。或取刑部獄詞。設兩造以觀其審斷。而知其有吏治之才。其四六腐句。互相雷同者。宜禁也。取寔有學識者。專閱二場。取寔有經濟者。專閱五策。而戒其摹擬少年。好錄空踈之陋習。則士趨實學。而有濟于生民矣。武科之冒濫者。以賄賂薦牘爲之崇也。宜首嚴其禁。有犯則訊實而重誅之。其於弓馬之外。別有技能。或精于火器。或長于劍盾。或深于占測。皆裨實用。並宜收而錄之。不必專取騎射也。誠能洗心滌慮。以拔真才。則就古法而稍通之。未始不可以得人。何必盡更舊制哉。至如薦舉賢才。宜廣其路。昔年四品以上。各薦一人之例。必不可行也。世固有胸無所見。而濫舉塞責者矣。亦有夾袋多材。而無路可獻者。豈得以各舉一人限之哉。惟觀薦人者之品。而所薦者可知矣。若果廉能夙著。爲舉朝所共服者。則聽其多薦。而不限之以數。蓋君子畱心經濟。求賢若渴。惟恐人才之弗用。寧有不舉所知者哉。書曰。任賢勿貳。又曰。野無遺賢。夫果能勿貳。則自可以無遺也。嗟乎。天下之大。豈乏可用之賢才哉。爲人臣者。但寔心救世。欲爲朝廷得人。不徇情。不循例。而汲汲焉以求之。則賢才不可勝用矣。

徐仲光曰。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歷代取士之途不一。而當其



原件短缺

9-21

盛未嘗不得人。及其衰則往往滋弊。蓋取士不妨少寬。如淘沙取金。金在沙中。不能盡金而無沙也。用人則必極嚴。如浙米去秕。其可炊而食者米耳。雜之以秕。螫吾口矣。可無去乎。故察吏尤要焉。是在操用人之柄者矣。合佐平數議。而治天下之大法始備。

魏冰叔曰。中多確議。而所論四科及各舉所知。尤百世不刊之法。

用人議五

巡撫甲申

天下之大。權有二。治四海則權在首揆。治一隅則權在巡撫。巡撫者。數郡安危之所繫也。監司守令之所視為貪廉者也。其事類巡按。而所任者較巡按尤難。何也。巡按之職。察吏焉而已。惟是。絜已無私。究心民瘼者。即任之而有餘。若巡撫則必以練兵固圉。建威銷萌為急務。非虛公無我。則不能集羣議。非鑑別夙精。則不能拔將才。非久歷邊方。留心軍政。則無以知險隘策攻守。而神分合。奇正之用。至如籌畫兵餉。消弭盜賊。其事未易悉數。使無仁厚忠誠之德。而兼明敏練達之才。欲其勝任而無蹶。

此實難矣。是以擇之不可不精也。信之不可不專也。任之不可不久。責之不可不恕也。何謂擇之精。非舉朝公議羣情咸推者。未可也。非歷任邊疆素有成績者。亦未可輕用也。豈得以慷慨談兵。或偶然奏效者。遂謂其有才。而以封疆爲嘗試哉。何謂信之專。古者將能而君不御。善任巡撫者。旣得其人。則必以一方之權畀之。將吏聽其更置。錢糧聽其出納。兵馬聽其調度。朝廷不中制焉。則揮霍如意。守禦有方。而經濟之才展矣。今雖小事必稟命于朝廷。兢兢焉。惟得罪是懼。外之需會議而後奏。內之經部覆而後行。文移往來。動稽旬月。而流寇之蔓延。已不可救。

藥矣。雖以賁育之勇。束其手而授以劔。庸有濟乎。何謂任之久。神禹之治水。必待八年。假使五六年而遂責之。未必能奏厥功。故當積弛難振。事務繁多之地。卽才敏者。亦必漸次修理。遲之旣久而後可冀其成。今乃期效於旦夕。雖令韓范處之。豈有朝耕暮穫之術哉。何謂責之恕。巡撫非易得之才。勦寇非易行之事。卽所屬地方。偶有所失。亦當原其情而宥之。惜其才而用之。今任甫數月。而蹂躪者。又在數百里之遙。非其所屬。乃以不救。援罪之。是豈愛惜人材之道哉。雖然。猶有要焉。政府之饋儀。曷可不禁。而科道之浮言。不可輕聽也。何也。巡撫大吏。爲一方之

師表非至廉以作則必無以風其屬乃近時政府每歲數饋每
饋數十金蓋懼其駁奏也噫名曰交際實苞苴也大吏如此而
能正已以率屬乎源之不清而望流之不濁其將能乎用兵有
緩急非可懸揣而得也今甫蒞任而責之勦寇踰月未進兵則
以逗留參之矣彼科道者惟知迎綜覈之情而不恤行間之苦
一去其人則代之者至將吏非其所素知兵馬非其所習用斯
已難矣乃倉卒初任而遽欲奏功不旋踵而敗則譴罰又隨之
如是而冀摧陷廓清之功豈可得哉為今之計用巡撫者較百
官尤宜慎焉思天下安危之所繫擇之果精則無用違其才之

總○上○數○段○愈○詳○暢○愈○明○確

誤信之果專則無旁觀掣肘之虞任之久則人與地相習而經
濟之才展矣責之寬則皆以廉耻自勵而忠貞之志獲全矣至
如政府卻交際則其源已清科道慎風聞則其罪無枉以此任
巡撫庶可收其成效哉夫天下之安危繫於巡撫巡撫正而監
司守令莫不咸歸于正矣雖然慎選巡撫責在冢宰而其權尤
在於首揆為人君者但虛心以擇相而天下舉安矣

沈方平先生曰灼有曠識非但氣格之雄出入蘇氏父子間
而已

徐仲光曰切中當年大弊賈生痛哭同此剴切

風俗篇四

風俗篇二

風俗篇一

講學議

議

四卷

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四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議

講學議

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之講也。所以正人心。興教化。移風俗。以躋一世於蕩平也。未有不勤講學而能致士習之端。人才之盛者也。而愚謂講學之舉。莫善於司鐸。何也。責有所專。非越職也。名爲教職。則所司者何事。黌宮非講學之所乎。國子司成。與督學使者。以至郡邑之司訓。非講學之官乎。雖當亂世。未

嘗禁人以盡職也。未嘗取人以瘠曠也。奈何近世諸司循行故事。甘爲庸碌。遂不顧名而思義乎。嘗見爲司成者。一無所爲。惟聽命於長班。而不敢稍踰乎轍跡。或有卓然自立者。不過革陋規。申教條。尚文藝。獎名流。而司成之能事畢矣。豈嘗以修己治人之學。諄諄懇懇。以造成辟雍。而爲天下之師表哉。督學使者。曲徇情面。固無足數矣。乃世所謂賢者。惟慎於閱文。公於取士。能正文體。能拔寒士而已。豈嘗以輔世長民之道。與諸士詳言。以維風化。以端習尚。而爲國家用人計哉。誠使祭酒司業。以繼往開來爲任。以興賢育才爲務。晨夕聚諸生。闡明四書五經。而

方是身教。否則口說而心馳矣。
導之以躬。行廣之以經濟。講言身心者。則諭之曰。爾輩今日所行當如此也。講言治道者。則諭之曰。爾輩將來所行當如此也。或生童未入太學者。亦許其來聽。廣爲之勸。而不設町畦。其間有才德可取者。卽詳察而薦揚之。當是時。感之以誠。持之以久。則不踰十年。京師之士習丕變。而四海聞風。莫不回心而向道矣。提督學政者。於試畢之後。特坐明倫堂。召諸生講學。勉其實行。而訪求才德。其中有德行之儒。爲衆所推服者。不拘門第。皆特薦於朝。其有才能足以分任一職者。亦收諸夾袋。以備錢穀兵農之選。或孝友忠信。而年已衰邁者。亦加意獎之。以爲諸生

式若儒童。有公舉其正直。而文執不佳者。與以社學衣巾。俾得
 以小學教習。其鄉間每歷一郡。於試事後。講學四五日。倘歲月
 稍寬。則講十餘日。自旦至夕。勤行而不倦。俾士人知吾所重者
 不僅在於文章。則咸敦操尚。而賢才於是乎出矣。至如閒暇無
 事。莫若府州縣司訓。宜日聚諸生於倫堂。而訓之以德行。其儒
 童與布衣。願來聽講者。皆勿拒。漸摩日久。見聞不雜。而士習端
 矣。此非職分所宜行乎。夫常人講學。聚眾而觀之。則小人疑其
 議已。而忌諤紛然。雖有繼往開來之志。亦限於時地。而弗能行。
 若夫以司鐸之人行講學之事。於教育人才之地。克盡其職。誰

得而議之。此移風易俗之要道也。天下未嘗無才。任其氣質。而
 不誘之以學。使中材悉墮於小人。洵可憫也。雖然。以身教者。從
 司鐸不能修身。素無品望。即諄切言之。而人弗之信。其又何益
 焉。惟政府與銓部。慎選司鐸。而責成之。既得其人。然後以講學
 之勤惰。與所造實行之多寡。為司鐸之殿最。信賞必罰。而不事
 虛文。則天下之士風。皆振而人材盛矣。雖然。此亦有天意焉。昔
 羅明德入覲。至都。昌言欲興理學。徐華亭特嘉與之。而竟為庸
 流之所沮。豈天未欲平治耶。何所行之齟齬也。今欲興道致治。
 必得朝士大夫。咸以實學相尚。則司鐸者。自鼓舞而樂為之。豈

實學二字。尤源頭關要處。

最善

內省齋文集四卷
待巖行賞罰而後翕然盡職哉

謝秋水曰講學責之司成及督學司訓深得窾要當斯世而聞斯語真空谷足音也但此事自有根本必用鄉舉里選則講學爲有實益否則亦文具耳如朝廷果以程朱學罷貢舉議兼採羣儒詳酌其宜而行之俾士子翕然專趨耳目純一不溺志於制莠則成均學校黨庠術序皆講學之所矣敬業樂羣藏脩游息無非講學之日矣不但司成司訓卽閣部臺省藩鎮方面郡縣有司何莫非講學之人矣先生志在三代非俗吏所可同年而語然須從根基整頓方有實功予因讀

此文而廣其意

彭恭菴曰此以現在之官行現在之事只一不負職掌步步從實地立基便可成就人才矣文之慈藹款洽超拔俗例尤非尋常可及仁言利溥不益信哉

歐陽石臣曰人才之成就全在學校根本之地名言鑿鑿當勸之堂廡以垂教萬世

此文而... 非... 官評議... 官評賢否朝廷之舉錯分焉生民之休戚判焉士人之趨向繫焉其責顧不重哉夫舉一廉吏則風俗自端舉一能吏則興革悉當若夫去一庸吏則元元得以甦生而况貪酷之害其可一日稍留乎倘使賢否混淆舉劾不當廉能不獲展其長而貪庸得以尸其位則流毒於斯民甚大雖一已有清惠之政訊決之才亦無可解於溺職之罪也是以司官評者訪求廉能以綏百姓必汲汲焉如飢之求食如寒之求衣頃刻不能緩其去貪庸如鷹鷂之逐雀亦不能少待焉既有實心矣又安廣布耳目鄰

官評議一 乙酉

官評賢○否○朝○廷○之○舉○錯○分○焉○生○民○之○休○戚○判○焉○士○人○之○趨○向○繫○焉○其○責○顧○不○重○哉○夫○舉○一○廉○吏○則○風○俗○自○端○舉○一○能○吏○則○興○革○悉○當○若○夫○去○一○庸○吏○則○元○元○得○以○甦○生○而○况○貪○酷○之○害○其○可○一○日○稍○留○乎○倘○使○賢○否○混○淆○舉○劾○不○當○廉○能○不○獲○展○其○長○而○貪○庸○得○以○尸○其○位○則○流○毒○於○斯○民○甚○大○雖○一○已○有○清○惠○之○政○訊○決○之○才○亦○無○可○解○於○溺○職○之○罪○也○是○以○司○官○評○者○訪○求○廉○能○以○綏○百○姓○必○汲○汲○焉○如○飢○之○求○食○如○寒○之○求○衣○頃○刻○不○能○緩○其○去○貪○庸○如○鷹○鷂○之○逐○雀○亦○不○能○少○待○焉○既○有○實○心○矣○又○安○廣○布○耳○目○鄰

此根本之論

郡之同事者可詢鄉紳之自好教職之有才者皆可咨也然而未善也求其盡善莫若即咨之屬官如州縣謁見時即問所治

境內何利當興何害當除節孝幾人善行幾人獄間人犯幾名

積穀實存幾何催科何以寬恤訟獄何以持平倘言之有據而

詳且精焉則必留心民瘼者也否則亦一時之能吏也或訥於

口才者即給紙筆令其面書亦可也若夫庸吏則倉皇失措所

言必不當所書必無理矣至如州縣之久任著賢聲者宜折節

下之凡一郡之賢否百務之興除皆可虛心以訪之當其陞任

或離任之時必亟請教問所屬衙官教職中何人可用其所以

可用者何功問所部鄉紳生員之賢者何人其所以賢者何行

紳衿之最不肖者何人其所以不肖者何事皆以筆記之又問

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好施善人可旌表者有幾衙蠹訟

師之為民害宜亟除者有幾又皆以筆記之或口不能詳則其

間節目請其開揭可也即他邑賢否亦必有肯言者雖君子慎

密口不談人之過然同事而有賢才未嘗不樂道之况留心濟

世者孰不欲斯民之得所舉錯之咸宜哉我以誠求人必以誠

應而謂有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非人情也以此訪官評最為

精確較諸道路之風聞衙役之採訪豈特逕庭云爾哉但所採

內省齋文集四卷 官評議 一二

六

者未可驟見諸施行或昨日既言則今日不空再訪恐彼有心而對能必其無私哉要之留意官評不可須臾稍怠勿以寒溫汎語虛此時日既得其詳又當慎密勿泄使人不識其所從來則善矣

徐仲光曰諮訪之法詳盡切要無以加此蓋效於躬行而因以公於世者非局外揣摩比也

吳周旌曰居官耳目獨任生暗偏聽生奸如此留心諮訪而又歸之慎密方能用人為耳目而不使耳目為人用先生之宦業過人有以哉

許力臣曰官評自古難確漢薦辟唐保舉其法皆不能無弊由懸一官評之法而法即以生奸任一官評之人而人即以賈偽吾師此論辨屬官臧否即各之屬官而又以實心為本以賢收為輔既無任人之弊亦無任法之擾持此主銓衡應有簡要清通之目

官評議二

官評議二 乙酉

訪官評於左右。術至陋也。而舉世多行之者。何也。以其迫索而能立應也。曩見江南北撫按取州縣劣款。密行道府廳。而道亦旋行於下。於是府廳取諸衙役。而衙役又取諸窩訪之家。遂立應焉。窩訪者何。固積奸巨蠹。素流毒於斯民者也。賀少時里居。見有奸人。素與訪役深交。習成慘刻。夙夜伺察。聞人小過。輒手錄而藏之。但搏影捕風。而不求其確。或因而射利。或假此報讎。常編入富翁為同黨。圖他日之賄脫也。或造成活語。如印官火耗。民間賭博之類。人人可入者。使倉卒之間。得以意為游移。此

皆豫儲以待故衙役至門如取諸寄於是呈之府廳府廳就其所開謄錄上呈而撫按不復詳詢即以之入告而其人遂為欽犯矣且當事以立應為風力而司其責者又或爭先早具以自著其才能嗚呼謬矣夫以朝廷重務此輩持之即令果確固已威權下移無裨於吏治矣况所採之款又皆鄙俚虛浮擠君子以非辜陷常人於大惡豈不悲哉昔曾屢審欽案見羅織富民枉陷良善者無所不至究其根源則積惡之訟師積歇之奸民訪革之衙蠹合謀而成之者也訊其單款十無一確然既經其題即為欽案雖毅然執法欲索具單之衙役而懲之但出自堂

語○真○刺○骨

數○語○道○破○病○源

官亦不能深究也且瞻顧具題之撫按不得不為回護僅昭雪

想見苦心

路○温○舒○尚○德○緩○刑○書○不○及○此

其十五而其人之名節已玷家產已傾矣問官知枉濫之不易出也於是為分派職數苟且訊結以僅期無累於其身嗟乎以朝廷黜幽之典逋相屬而寄之權至重也豈知冠蓋巍然者僅為一木偶而聽訟師之提掇其輕易一至於此哉善為撫按者民間訟獄必不入告即事關至重未經審確者亦不輕入告非惟省事恤民也所以尊朝廷也若夫貪酷庸劣糾劾固宜然必躊躇慎重非得審明衙蠹之贓必不開於所劾官員之疏善為府廳者不寄耳目於羣小而必竭心力於款單要在正直無私

大○議○論

而出之以寬恕施之以和平可以稱上臺之委任可以勵士人之廉恥斯可以對衾影而無慚不然雖一時撫按誤贊其風力而此衷自反能不忸怩汗下貽恨終身也哉或曰賢否固不詢衙役矣然有其人無其款當撫按急索時則指名以取之嚴詞以戒之不亦可乎曰不然卽有風力者爲此祇可去其太甚耳彼衙役者豈有神術不過寄耳目於他人卽使畏法而慎行其所採者豈能皆實哉或曰不用年深狡滑者而任新進拙樸之人庶幾無弊歟曰不可彼拙樸無才必潛托狡滑者代圖之是使積蠹大奸身在事外而實得陰操其權則姦賊易行何所忌

家○辯○才○

翻○駁○至○此○何○數○辭○

憚又不如加意責成之爲愈矣然則司其責者如之何曰評人卽所以自評勿輕其事焉而已矣詩云周爰咨諏周爰咨詢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夫不周則見聞不廣旣咨諏而不謀度則爲人所用而不知故重視其事當詳之於案牘叅之以輿情廣之以公論而又深心以察之然後是非之公著而朝廷之體尊嗟乎人患無誠心耳苟能勤恤民隱而冀除其害必時與士民相見脫略繁文而以至情感之使百姓覺其可親不覺其可畏則無人不敢進直言民間利弊何事不知而况官員之賢否乎徐仲光曰事不留心平日而卒然漫應能無悞乎願司官評

步○卽○子○與○氏○國○人○皆○曰○賢○之○意○

又○深○一○

之責者慎之。

無吳周旌曰見事極爲精明存心極爲渾厚以此司風憲之任。扶植公道激揚士類其所裨益豈淺鮮哉惜也未竟厥用。許力臣曰官評憑窩訪辱朝廷而羞當世士莫此爲甚宐斯。篇痛切言之至撫按以迫索爲執法府廳以立應爲有才天下事半壞于上下相蒙奉行故事豈獨官評爲然哉。

風俗議

朝廷之所以教化斯民者何其密也。有六諭以導之。有社學以育之。又有鄉飲酒禮以寵異之。御史巡行則有節孝之舉。拔其尤者。建坊以表之。猶懼其未也。於是設旌善之亭於府州縣治。以紀善人之名。姓使百姓昭然其見之。猶未已也。於賢士之歿也。諭令公舉以祀鄉賢。使得垂諸百世而不泯。所以勵風俗者。可謂至矣。嚮使爲守令者。實心力行。則民風日趨于厚。雖爲唐虞三代之俗。奚難哉。奈何視爲文具。而舉行者鮮。自萬曆之季。以脫畧爲高風。以教化爲迂談。故鄉約之講。遂寔弗行。旌善之

亭不惟無其實。并毀其跡矣。雖生員有發社之名。而社學實爲
身有。惟是鄉飲酒禮。鄉賢祀典。猶存其虛名。而行之不善。則莫
甚于斯焉。鄉飲大賓。先輩猶重其禮。旣爲鄉賓。不施朴責。而且
優禮之。自末世不求善行。而聽敗類之禮生。舉富民以當之。有
逐利素封。品行無聞者。當之矣。且有犯法擬配。得其重賄。而亦
當之矣。又有旣爲大賓。偶因波累。受責公庭者矣。故民間見鄉
飲。不以爲重。而以爲可羞。咸畏避而不願爲。且邑令與廣文。借
此以行需索。名曰謝儀。習爲常例。歲有增益。且追比若催科。而
民間視此爲陷阱矣。若夫鄉賢之祀。以闡幽光。雖布衣而賢可

以俎豆千秋也。否則雖有權要。奚容輕入。以貽祀典。羞自督學
以此市情。凡鄉紳之祖父。無一善狀。亦入鄉賢矣。已故之縉紳
因門生故吏。在要津者爲之請托。雖斗筲庸碌。亦儼然臚祀典
矣。士林咨嗟。或以與鄉賢爲耻。嗚呼。以朝廷勸善之典。闡幽之
舉。一至於此。能不爲之痛心哉。今誠欲厚風俗。不必變古法也。
府州縣各官。嘗講六諭。而不倦。雖繁劇勿廢也。雖寒暑勿輟也。
必確詢地方之善行。而取其最者。於講鄉約時。力行獎賞。大書
善人之名。於旌善亭。并書其實事。以示勸。府州縣之官。單騎減
從。間一親行郊外。以勸之。然猶恐弗徧也。每邑擇紳士之賢者

分任其勞而使徧及于遠鄉則鄉約之行乃有實際也若夫社學之舉尤宜急焉擇生員之年高有德者為社學師優以禮貌則人皆樂為矣凡農家子弟有一二善行而有志向學者鄉黨係舉即取入社學專論其行勿論其文可也若夫孝子順孫義夫善人當確詢其實蹟不可以虛名借也如能善事後母者能讓產于兄弟者能助宗族之婚喪者荒年能捐貲以賑能減價而糶者能設義倉以濟鄰能創義館以訓族者能排難解紛而卻謝金者必實有其事輿情共服然後請鄉飲而降其禮雖賤勿棄雖遠勿遺勿受其謝儀勿煩其雜費嚴釐積弊而更張之

使得之者甚安而人皆羨之以為榮嗚呼以實行鼓勵而不相

如此方是激勸

習為善者殆未有也至若鄉賢之祀尤名教之所關可不慎歟士貧而有德者皆可祀之不宜拘以資格也能正已率物化行一鄉者舉之可也何必專論官績苛求著述哉惟是子孫之請乞弗聽要津之囑托弗行毅然秉公而不敢稍淪於瞻徇非有勲于社稷有德于生民有功于名教者必不輕舉以辱鄉賢如此則祀典足榮而多士慕之咸懷千秋之志矣今欲正風俗無俟遠求但舉昔祖宗教民之制力行而不懈需之歲月而不求近功則三十年後民風丕變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濟世之賢才

將於是乎出何令之不行何禁之不止何刑措之難幾哉
徐仲光曰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佐平留心有年故言
之詳切如此後有作者莫與易也

魏冰叔曰探本平實之論如菽粟布帛可療饑寒

風俗議二

婚姻喪葬禮之大者也。自禮教不明而縱欲妄行。隨俗波靡。遂
有不忍言者矣。卽以吾郡言之。如農家之婦。夫死而產存者。遂
選他姓鰥夫。自相配耦。名曰坐堂招夫。而其家之產業皆屬焉。
嗟乎。婦人改嫁。已為失節。乃招新夫於故夫之家。此與禽獸何
異。而且視以為當然乎。蓋以撫孤為辭。謂孤子不能力田。恐失
其恒產耳。嗟乎。是以田業為重。而以節義為輕也。且同宗伯叔。
豈無可以撫孤者。而權在婦人。遂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以故
夫之父母為其父母。以故夫之子為其子。彼喪夫者。忽焉而得

夫○遂○令○喪○子○者○忽○焉○而○得○子○喪○父○者○忽○焉○而○得○父○大○可○驚○異○而○
世○戚○相○安○昔○貧○者○爲○之○今○衣○食○頗○足○者○亦○倣○之○矣○昔○猶○在○郊○外○
今○延○及○城○中○矣○此○非○惡○習○之○當○易○乎○婚○姻○既○聘○而○婿○亾○則○以○兄○
弟○改○聘○焉○尊○長○主○婚○爲○酒○食○以○召○鄉○鄰○名○曰○駁○書○羣○焉○稱○賀○而○
不○以○爲○非○夫○既○聘○則○已○稱○爲○嫂○矣○已○呼○爲○弟○婦○矣○其○所○聘○之○女○
亦○稱○其○人○爲○伯○叔○矣○而○改○易○婚○書○名○分○安○在○此○非○惡○習○之○當○易○
乎○初○喪○嫁○娶○以○爲○簡○禮○惜○財○耳○乃○哀○子○易○服○而○行○之○衆○皆○賀○之○
且○曰○必○乘○三○日○之○內○稍○緩○則○成○服○恐○居○制○不○敢○行○意○當○勺○水○不○
入○口○之○時○而○歡○然○合○卺○是○尚○有○人○心○乎○乃○詩○禮○之○家○亦○間○行○之○
此○習○之○最○惡○者○也○遊○民○情○竄○忍○以○妻○爲○土○娼○四○心○俱○喪○矣○有○風○
化○之○責○者○必○宜○嚴○禁○而○使○改○焉○然○昔○之○土○娼○猶○掩○匿○而○畏○人○知○
邇○來○有○以○彼○侑○觴○者○男○女○雜○坐○得○意○揚○揚○而○羞○惡○之○心○盡○喪○矣○
瀆○倫○滅○理○莫○此○爲○甚○而○世○俗○安○之○吾○不○知○其○何○所○底○也○此○尤○習○
之○最○惡○者○也○家○僕○之○妻○細○常○所○繫○既○名○主○僕○亦○有○君○臣○之○義○焉○
名○曰○義○男○亦○有○父○子○之○道○焉○而○乃○與○之○同○寢○淪○于○夫○婦○則○肆○行○
無○忌○一○事○而○亂○綱○常○其○可○乎○乃○相○習○而○莫○知○其○謬○豈○非○習○之○最○
惡○者○乎○凡○此○五○者○皆○教○化○不○行○之○所○致○也○今○欲○禁○之○豈○刑○罰○之○
所○能○爲○哉○吾○觀○召○南○之○行○露○雖○速○獄○速○訟○亦○不○汝○從○斯○可○謂○革○

內省齋文集四卷
心矣。若夫大車檻檻。雖畏焉而不敢。猶有異室同穴之思。亦何
足以禁之哉。今世爭訟小忿。勾攝紛紜。而於風俗之敝。曾無有
問之者。吾不識其何心。倘得賢人在上。必思廣教化。美風俗。講
明禮義。以漸變其澆風。朔望謁黌宮。卽進諸士。而方言之。設爲
鄉約。召士民而勸戒之。梓示徧傳於郊外。又擇秀民之有德者。
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有訟於公庭者。提耳訓告。間懲一
二。以儆不悛。至若薦紳生儒。各以風化爲急務。脩身勵行。以爲
之倡。諄復勸化。以移其心。則不踰十載。風俗可以還醇。豈非世
道之幸哉。

陳岳樓曰。人心邪正。世道之治亂。因之。予願司世者。體先生
之隱憂。而陰月春秋。陽月孝經。庶積重無難返之勢也。
黃文仲曰。積習雖在人心。而化原實繇民牧。末云修身勵行。
以爲之倡。一語千鈞。

風俗議三

吾鄉信鬼而好巫，其來舊矣。最可異者，惟魘釘劫光二事。術士妖言惑眾，而小民遂為其所愚，亦足悲矣。民間屢訟而弗勝，怨毒日深，則謀諸巫覡，取訟仇之姓名，與其所生之月日，釘入神頭，而以斧擊之，名曰魘釘。居久之，訟仇或病卒，則以為神之所誅，而重酬巫覡矣。塑神工匠自命為處士，遠鄉創廟，則訪某方有神靈異最著者，處士於靜夜，統眾數百，持鎗列陣，突至其廟，斬神頭，剝神腹，而取其心臟，以歸此。所謂劫光也。迨至已鄉，即以所劫獲者，實於新塑神像之中，肅陳儀饌，拜跪而祀之，以為

祈福而處士遂獲重酬矣。此二事者雖行之甚密而確有所聞矣。假鬼神以惑衆罪莫大焉。夫神之可敬者謂其無所不知必能察人之隱必能辨人之寃也。今頭顱被傷而不能察假竊姓名而不能辨其又何靈乎。譬諸長吏雖甚聾聵未有見匿名而輒罪聞反間而不疑徒逞其私忿忍于殺人而無忌者也。乃神爲妖術之所欺使克人獲重利而專禍無辜曾庸吏之弗若矣。如此則魘釘之謬奚待智者而後知哉。然而訟仇或斃者何也。適丁其會而非邪術之所能爲也。至如劫光祈福尤爲可笑。彼謂神有五臟而後靈猶人有五臟而後生也。今有聰慧過人者剗其五臟置諸木偶中其能復有知識乎。且旣行兇橫而望其降福抑又愚矣。假如世有延賓者慮其不來卽羣聚而毆之執賓以歸雖致恭謝罪而身被慘傷者肯如其酒食而與之交歡乎。毀頭剗腹備諸兇惡使神而有靈當必降之百殃而反安饗其廟祀乎。夫人所以信神者謂其能禦大災捍大患也。謂其能前知也。當衆人起念卽宜知之。况新創廟宇數百人同謀其機久洩矣。乃不能先覺而臨變又不能捍禦徒爲宵人取利之資無用如此。又何必祀之乎。知此則劫光之謬又不待辨而明矣。凡若此者在愚民可憫而在邪術則當誅在淫祠則當毀。然世

無言及者何也。畏鬼神而不敢也。不知邪不勝正。何畏之有。唐初有西域僧能咒人。傳奕曰。請使咒臣。必不能行。太宗命僧咒奕。奕無恙。而僧旋自斃。狄梁公毀江南淫祠一千七百餘所。而身名俱泰。子孫世爵。此載之正史者也。猶記壬申癸酉間。吾鄉忽興三神。名曰何葛萬仙姑。四方朝謁者日以千計。惟家大人特叱爲妖。戒人勿信。今年踰大耋。步履如飛。當其時。建寧縣亦爲之立廟。祈禱者雲集。時左君光先爲邑令。禁之弗止。遂親往焚廟。而以神像實諸河。厥後巡按浙江。仁聲特著。昨有建寧商賈至桐城。見左君耄耋之年。猶然矍鑠。此則近事之可徵者也。繇是觀之。則鬼神之不能修怨于正人。豈顧問哉。今談理以解愚民之惑。執法以嚴左道之誅。此風其可變乎。竊以爲未也。夫民間怨毒。皆始于爭利。而成于訟獄。上之人素無德教。而且好訟。以啓其爭。偏執以深其怨。故無所控。愬而後爲此。亦可憫也。實心救世者。必導以潔廉。訓以仁讓。諭以媿睦。則爭訟日希。相親相遜。又何仇怨之欲報哉。元中丞張養浩曰。親族相訟。宜徐而勿亟。宜寬而勿猛。徐則或悟其非。猛則益滋其惡。但下其里中。開諭之。斯得體矣。又曰。鍛鍊成獄者。雖詳讞而不敢異辭。當盡屏胥役。和顏易氣。開誠心以感之。如得其寃。立爲辯白。不可

拘於吏文。至哉斯言。果能爲此。則百姓和樂。風俗旣醇。彼邪說
誣民。將不禁而自止矣。至若淫祠。宜毀。塑像。宜禁。諸凡左道。宜
懲。是皆爲民父母之責也。豈得寘諸弗問。而聽斯民之陷溺哉。
慈璜叔父曰。說得可怪可笑。至末以化民成俗。責之長吏。更
得其要領。

風俗議四

庚午除夕。予宿靈璧之符籙集。元旦早起。一望皆白衣冠。予大
驚。疑其有喪也。然何以無戚容。且遍鄉如是乎。進一童子問之。
對曰。服青者。辱人賤行。無足齒者也。是日居停主人。以酒款諸
客。予與焉。乃問其故。則曰。吾鄉尚白。自古如斯矣。予大笑。歸以
語人。則蜀楚間。亦或有之。噫。是以凶服爲吉禮也。丁亥春。予過
偶永明縣。聞哭聲喧雜而不哀。怪而問焉。曰。此嫁女之家也。邑
俗遣女者。必遍請姻宗婦女。哭於其家。以哭多者爲貴。是以哀
號爲樂事也。甲申秋。予在金陵。見出殯者。哀諸雜劇。皆戲舞於

內省齋文集四卷
風俗議四
三
樞前問其故則曰金陵富貴之家皆如是也亦自知其無禮然
恐人議其簡故勉強行之前歲至某郡聞其俗嫠婦夫死三日
卽改嫁稍遲則衆咸非之昨過姑蘇聞諸友人曰某方小戶有
喪則姻族送至河濱以火焚之盛以瓦器而寘諸河哀子號泣
赴水若將殉焉宗姻咸救之遂以酒食慰哀子哀子之不孝者
或酩酊而歸嗚呼忘哀滅理一至於此哉然竟成風俗矣世風
日下人皆知其謬而莫能變之者何哉無豪傑之士爲之力挽
也先年吾邑嫁娶備極奢侈今幸稍悛矣若夫喪致乎哀豈取
耀鄉閭哉爲人物花草以矜其富貴皆陋習也昔有葬親以紙
爲二十四孝若迎賽然人咸鄙之至今猶以爲笑又如羅列祭
品過於豐隆其可謂致哀乎近日程山諸君子倡明理學稍有
復古之機而一邑猶未徧也予觀六十年來冠禮久廢矣祭禮
雖略行而多訛謬至於婚喪則似重而實非奢侈僭踰將何所
底噫恪遵家禮以復古道而挽頽風非豪傑之士有過人之識
者其孰能之

張旦復曰救世苦心無微不至。主持風教。詎獨先生一人。所
望同志亟出而挽之。則厚幸矣。

以力挽風俗。望於豪傑之士。情苦而思切。弟敦實

以故雖風俗聖教衰微之士。尚苦而思也。

聖同志。亞山而對之。願以奉安。其其燎滄之。

身古之。謝而。其其燎滄之。

品既。其豐。其其燎滄之。

謂人風俗議五。下論。幸。其其燎滄之。

天下極重難返之勢。皆人爲之也。有賢人君子。毅然自任。移其

習而復其性。亦何憚其難哉。丙戌冬。予避亂粵西。悞入富川。有

武舉朱方升者。吾豐人也。偕薦舉別駕汪完素來謁予。予因曰。

徭賊充斥如此。爲之奈何。方升曰。有徭兵護衛。乃可無虞。予曰。

何以致之。方升曰。得汪君令箭。則可矣。予曰。汪君何以得徭人。

方升曰。富川縣有長塘澗。境險而僻。距城六十里。徭人居焉。其

俗悍戾。無禮義。凡妻有淫奔者。不控於官。而自殺之。惟處子不

禁。凡商旅過其地。則處子盛飾環集。以徼人名曰客姑。以其女

見售為得志，不留宿，則反羣笑之，謂其見擯也。汪完素昔過其地，遇環集者，正色拒之，為之陳禮義甚悉。且曰：男女有別，况未字之女，豈可失身？語云：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吾何敢犯。此於是處，子慚退，徃人感泣，長跼堦下，居頃之，諸徭剽掠為亂，院道與總兵皆不能制，以汪君諭之，乃戢。今能得其用者，職此故也。予曰：有是哉！於是子托汪君，汪君許諾。且先馳一役，諭之。翼日，子乃行，則徃人數百，執干戈以衛予。至長塘澗，則具酒食款予。之深直至此且俯伏於地，皆曰：見汪君之友，敢不敬乎？護送百餘程，乃歸。是時人咸被掠，而予獨幸免。予於此見人性之皆善，風俗之可移。

矣。完素以一書生，敷陳禮義，而徃人感悟，遂終身弗忍忘。况居上者實心教民，而曲為化導，烏有不從者哉！今人見不類，則忿嫉之，以為不可化，是以風俗日敝，莫之能為。是誰之咎歟？嘗讀旗峯林公傳，公為程畚大守，擇生儒之忠信，分布諸寨，以為童子師。其後風俗丕變，人尸祝之，嗟乎！安得世皆旗峯，而使天下無不化之俗哉！

謝秋水曰：誠之所至，雖極囂頑，無不動者。汪君能變淫戢亂，豈無本領，得斯文表章，不但於汪君不朽，吏茲土者，益知所自處矣。

張旦復曰風俗繇于教化先生特表此事欲居上者盡以誠心感人也讀內省齋集想見先生救世苦心茲士者益快也

無不以此為善

千○福○其○外○思○在○不○變○人○可○隨○之○聖○乎○矣○特○出○首○善○率○而○對○天○平

其○崇○大○公○積○善○之○功○以○濟○人○道○之○困○窮○也○

其○功○之○大○也○

其○德○之○高○也○

其○名○之○顯○也○



